

# 拓荒者

楊美齋傳



## 写在出版之前

你会觉得希奇：这个人是谁？

他的生平要展开在你面前。如同这本书展开在你面前还有，展开的信心道路。

他一生中，宁愿叫别人坐享厚福夕自己吃苦，打天下；宁愿叫别的人在人的记功簿上有名，邀功图赏。自己默默无闻；他曾说：我就是愿开荒！但作者不是因此而歌颂他——因为我知道他，也愿你知道他，知道他所知道的，知道他的道路。

他不是个风头人物，未作什么可以出风头的事，不多与人拉拢，不愿作什么“家”，也就未成为“XX家”。除了离世时的讣闻（那不是他自己要的），名字未常在新闻纸上占大篇幅，他不喧嚷、不扬声，街市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只是一个默默的传道人，一个朴实的人，甚或说是一个颠顿一生的苦人。我常常思想：主按才干分银托付仆人，分五千银子的赚了另外五千，分二千的也赚了二千，到主面前交帐时，得一样的称赞、一样的赏赐，主向他们一样的笑脸，说一样的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见太二五：21-23）多人夸扬那五千银恩赐的人，若赚得三千或四千银子，就可赢得人响亮的掌声与欢呼称颂，但愿我们也不过于忽略那领二千赚二千“得着满

足的赏赐”的人，这是合宜的。至得赏如何，判断人的乃是主，但我相信他是一位领二千银子的忠仆小虽然或许有人小看他没有更大的恩赐。

他不是一个人八面玲珑，人看“非之无刺”的“完全人”，诚然，他是有某些缺点的，也是有特性的人。（我大胆地说）

正因为他有缺点（正如神一切的仆人都缺点，神并不寻找一个一无缺陷完全的人，乃是要用向祂存完全的心的人）神要炼他，使他不夸自己。这经历，成为他的进步，成为后来之人的益处，成就神的荣耀。正因为他有特性，所以能满足神的心意，神拣选他、选召他、使用他，作神自己的工作。

如果他曾有骄傲、自负，他早年所经的风霜，所服的苦役，作学徒、车夫，那些粗蛮的伙伴，无视于他的士大夫气质，足以见是神早有的计划和熬炼，成就在祂所选召的人身上，以至他不敢炫耀自己的知识。甚至他说：连我所读的神学在神的工作上也全未用上。几十年穷荒远旅，行人所未行过的路；吃人所未吃过的苦，这岂不正是神的砺石？他岂能是一个爱虚誉浮名的人？经一切的剥夺，岂他岂能作一个不撇下或扶犁后顾的人？九个儿女的死去，岂是能使他成为没有真实爱心不爱真理所生儿女的人？或有人说他是一个孤行专断的人，但若不是“另有一个心志跟随主”，迦勒、约书亚岂不也可作“好好先生”？岂不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下，附骥三百万以色列民，打倒摩西、回转埃及？

在他暂住在这尘世帐棚的时候，他全部七十三年时间的后三分之二，完全用于主的工作。不改性，不移志，不变节。他从来

没有休假，任凭另一班人去渡假逍遥吧！他与一些“同工”的负了不平的轭，彻底地“分工合作”了——别人分得的是享受，他得的是艰苦、贫困，长久如此！他缺乏营养，缺乏休息，重茧的足，走着无尽的路，长久如此！啊！如果在他最后安息的时候，你看一看他的双脚，你一定愿意重新决定你奉献的道路！在他那些年日里，如果他能够像约翰卫斯理有一匹马，他可以有时和力量为主作更多的工作；如果那些有资格浪费汽车汽油的人曾想到他，有所节约移用，那么或许他的儿女们不至贫困而死，能多些为主工作的人，他自己也可以节约他的血和汗，使他健壮地生活到今天；如果那些以彼古罗（享乐主义者）的基督教“领袖”，少养一条玩的狗，或许可以请一位中国传道人或工人，稍微分担他过重的工作担子，以至使他到现在仍为这些活着的人辛劳。

综观这人的一生，孤独地负着十字架行各各他的窄路，大半天是孤军奋战，但主保守弛的仆人，并没有倒毙在路上。常患难来到，那些雇工们撒下羊逃跑了，他自己负起艰巨——现在习惯于向人乞求伸手，而用不着向种祷告的“没骨花卉”是否曾准备承受这样狂风暴雨的洗链？为他掣肘的有人，作他后援的无人，没有人顾虑到他物质的生活，更没有足够的祷告后援。他却始终仰望十架，认定标竿，跑尽了当跑的路。就如在台北的初时，有人来造访曾劝他说：咱们连合起来，跟李 XX 捣捣乱！（意即指与其用相仿的招牌）他就立即拒绝，因为他既不存嫉妒，不怀怨恨，这不是行这路上的事。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不愿讲台桌上插花。有花放在那里，就叫人移到钢琴上面，这也很有意义。他始终所讲的道，也就是所行的道，真是守住了所信的道。他不

是像一些佞口一张，血手一双之徒，也不是“以食为天”，头脑生在胃里面的饭碗传道。他深信可以没有教会，但不可要没有好根基的假教会。他始终全副军装，从未卸下，直到他离开世界，打美好的胜仗。他与自我打了胜仗，叫身服主，行主之路；他曾讲道给执政的掌权的听，却从不卖弄夸口，也不曳裾王门，不到权贵家中请谒奔竞。他与魔鬼罪恶争战，毫不留情。有的人叫人切勿指斥罪，只说人有错误、过犯就好了，他却直言不讳，天堂就是天堂，地狱就是地狱。他与恶人不妥协）与“不信派”异端冰炭不容，视“无天国主义”的恶徒如蛇如蝎，为真道竭力争辩。

他立身岳岳，是是非非，不善辩给，非佞才也；然而笃信圣经，深爱圣经，讲道也是讲圣经，特别是约伯至雅歌五卷诗歌曲，其中尤于雅歌深有所得。他经历了约伯的受苦，在苦中也会祷告赞美，唱出心灵的诗篇，他信道也行道，固守主智慧箴言，得了真智慧，他体认了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而惟以雅歌书中女子之爱专情爱主一生。所以能言之有物，使人从心灵中受感动，而不是激动。叫人深感言尽而意无尽，不胜回味。

回忆在四年多前的夏夜，他数病数愈，从家中走到那间曾作过礼拜堂和他家中客厅的旧房子里，我们还另外二位弟兄，同坐在桌旁，静聆他娓娓地述说往事，常为之神驰，最少约有两个礼拜之久，每晚如此。当时，看他神采飞扬，清姿飒然，虽灰发若鹤，双手早龟，但被苦难折磨的脊背，还没有弯曲，以为他还可以其余年，为主工作。那时，我每次都只记了几个简单的字或短句，以后凭着记忆的轮廓，衍为文字，自己还未曾复看一遍，就

把初稿送请老人过目。他是看过了，但只改了三几个错字。我曾向他说过，以后如有时间再事增衍，以备梓行，这个也太失于简略了。不图老人沈绵床第，疾遂大渐，中间数度稍复，我又随主引导，于役南北，未得空暇。神仆杨美斋牧师，服事完了这一世的人，日子满足，帝庭诏颁，息劳归天。比及我闻他病革赶来，已不能见他在世上最后的一面了。

日前曾赴山上视墓，抚今追昔，感徊久之。居诸迭运，莫莢频更，神仆逝世已届周星，就把曩时所写的稿子，稍事整理，并续补成最后一章，付之剞劂，以为纪念。

我想起客岁杨牧告窆之日，我撰与子安伯同挽之联，或适能代表一班主徒的心声：多历困苦常经忧患效法耶稣脚踪起北疆渡鲲溟不慕今世轩冕念旧雨念良牧典型长在巍巍神仆唯拯灵魂得救斯人真乃安息矣

博施仁爱力维义道戢遏撒但横流浮东海建教会必获天上显荣  
看主工看群羊巨

厦谁继攘攘狐鼠皆争肉体享受此局岂可复为乎

于中昊·谨识一九六二年二月于台北

## 升 言

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了。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

在每一个时代，神总是呼召属祂的人，去成就祂所差遣他们作的事工，这是神自古以来在蒙召的会众中所命定的旨意。

凡是真正信主的人，总可以看出，神不是仅仅要祂的儿女作一个活的人，而是要他们作活出祂丰盛生命、有它的形像的人；不仅是要作一个信它的人，乃是要作遵行祂旨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虚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5/8）的人。使“祂丰盛的荣耀，藉着祂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三：16/19）

就神所召的会众言，现在绝不能伐檀素食，酣睡无声；绝不是载戢干戈，载橐弓矢的时代。而是要贯彻底神的命令，把福音传到地极，持定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的心志，向撒但恶魔争战；拿起圣灵的全副军装，急进务广，克



己欲、格百邪、作成神的工作。

今天，神正呼召属祂的人，投袂攘臂，奋起争战；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远大的眼光，放大我们的心，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主，作成救人的工夫。

在这里所显示的，是神平实谦卑的器皿。虽然，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个人的身上；但我们至少可以在某一部份或某些部份，作为这条“窄路”上的“群羊脚踪”。

现在不是我们从事“路上的争论”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曾尽力避免提起易与人间争执的事，也未特别标明一些信条；但并非说是应该忽略纯正的信仰，相反地，而是愿意在圣灵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共同持守纯正的信仰和起初的爱心。我们愿意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么？……若是这样，伸出你的手！”（王下一〇：15）

愿主使用此书，使这里的见证，荣耀祂的名，使阅读本书的人得到祝福！阿们。

## 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

列王纪下·第七章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

当他从水里上来，心里的声音在催逼着他：“工作，工作”！

这种力量，像火在燃烧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像是要爆炸开来；又如被阻塞的河流，在期待着激荡的宣泻。虽然，他对真理的知识还是那么浅薄；对主“事奉”的事工，也懵然无知；但这些并不足以遏抑他工作的热情。

他所作的，并不太多，但这已是尽他所能作的了。他只是单纯地邀人相信，愿意把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的喜乐珍宝，分给所知道的人。劝家里的人相信、对本村的邻舍宣讲；在外边的空房里、在自己的家里，约请附近的传道人来讲道，他自己则“站在篱笆外、大路边，勉强人进来”；最初引领他到基督面前的刘仙九，就是常在这项事工上有份的一位。经过了多次的聚会——有时在家中，有时在乡塾里或店内——连家人与本村的人，已经有二十四人相信得救了。于是在天井里，掘地为池，从井里打水来注在里面；当然，这是非常简陋的一种作设，既没有修砌砖石，也未涂饰水泥，比起现在礼拜堂里华美的建筑，自不可同日而

语。但尽管水底浮动黄泥，这些人仍是在这种混浊的水中，庄严而又具有喜乐地完成了浸礼，他们的心中清洁欢欣，只有他们自己能述说。

一九一二年，就这样欢乐地工作着度过。连续地用爱心接待传道人、传福音。

次年，他以二十五岁的年龄，进入平度浸会所办的职务中学读书。那时，在他所修的师范科里面，很多年纪相若或更长的学生。美籍校长崔义美先生，是一位爱主有忠心的虔诚基督徒，学生共达三百人，中有自威海等地负笈远来就读者。崔校长晨兴颇早，晚间则手提玻璃罩煤油灯，遍巡各学舍，见诸生皆已安寝，始行归榻就眠；半夜再起来，为使步履减音，脱鞋赤足而行，走过学生床前，见有棉被未盖好的，就亲为捉被覆之，行之无间寒暑。我们该知道，在北方入冬的酷寒下，这实是一件苦役呢！有时，见到衣敝鞋破的穷学生，问知原委，必倾褚济之，自己出钱给他们买衣买鞋；有的学生有眼疾，视力发生障碍，就代为购配眼镜，矫正其目力。在一般课业之外，并教学生为“怀阿医院”（浸信会所设）打造贮存药膏的铁盒、制造火炉，又教学生习木匠，或教用针车钉草帽；又在空亩种植蕃茄，作成罐头，及腌藏牛肉等，循循善诱，务求使学生能有一技之长，凭以安身立命。对这种因基督在心灵的慈爱，是充溢着真诚，有逾父母，曾使信主年日浅稚的他感到些微的惊异。这段期间在灵性上，他也得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在每天早晨的小敬拜聚会里，崔校长每在讲道祈祷之后，提出数位同学的名字，或予规劝训诫，或则启导助勉；礼拜三由大同学轮领祷告会，更显出是一位温柔谦卑的善

牧。以后崔曾计划派送本地学生赴美留学，但遭受当时掌握差会财政大权的谢万善（美籍）反对，办不成；以后谢又鼓动当地教会人士（他们是何等可怜的无知啊！）联名写信控告，以致被美国浸会召回。临行时，全校师生自动列队送至城外三里，很多人泫然流涕。崔氏也万分痛苦地和其所作育的中国学生告别，并且一再反覆地说：“这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啊？”但崔校长终于顺服地挥泪登车走了，不停地回望挥手；他们也都怀着颗颗沉重的心，在怅怅地目送着，直到彼此看不见面目。进到里面时，他才惊异地认识“社会在教会中”的丑恶。但他并未灰心！

就在这一年，上海学生立志布道团的干事丁立美氏，到平度讲道，因着神的灵感，他决定把自己“献给神作义的器皿”；且“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从此，也确定了他后半生的事奉。次年，在山东黄县浸会神学校中，开始有了“杨美斋”的名字，其实这名字是早于出现在神学的名册之先，已被注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的。

我们不必惊异于“世界的王”在他身上为什么还没有发动攻击；正如牠藉着希律王，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救主耶稣降生时如何大事穷搜冥索遍杀婴儿一样）牠对于在主恩典里重生的人，是从不肯放过的。在全能的神允许之下，撒但的沉默结束了，而开始了狂暴的攻击。但当撒但尽其所能的凶恶地疾奔而来的时候，神也从天上伸出祂的大手，保护援救属自己的儿女，免得他“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

起初他的四婢被鬼附着已有十余年之久，他的父亲往昌邑延人来作法施术驱邪，但因为“一国不能自相分争”，完全没有用

处，延医诊治，不必说药如浇在砂里，更是都无效果。他自己的母亲也病了。她虔敬地拜菩萨，冀以祛病祈年，且每逢朔望持斋茹素。美斋信从基督后，屡屡劝她开戒，享受那厚赐众人的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美物，以后就买些营养美味，劝她试食看看，果然那人手所造不能兴作不能言语也不能降祸赐福的偶像，在人身全无权柄。以后遂又劝她说，既如此就不如把它除去吧！母颌首示可，于是这信主的人家中，完全除去了偶像的祭坛，杨母不久也就信从主耶稣了。

对于那被撒但捆绑的灵魂，他就约了本村的信徒杨仁善、四叔等人，一同进入她房中，手持圣灵的宝剑，读经、唱诗、祷告；以后四婶就慢慢地安静，从奔闹喧跳的状态，进入昏睡；等矍然醒来时，鬼已被赶逐离开她，全家自然都欢乐赞美永活的主。不几日这鬼又进入邻村的一家，藉被它附着的人说：“我以前住在杨某家中，已有十多年，谁知他们竟信了耶稣，我就离开不屑再住在那里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去信耶稣啊！”

他二叔身上也得了一个怪症，终日痴痴呆呆，不言不语，吃饭是能吃，但须别人给他，自己也不辨饥饱，不知寒暑，显然地这个身体是不属他自己支配，而另属一个主人了。这个群医束手的怪病，在他身上有二年之久。以后李寿亭牧师过此，为他恳切祷告，并且愿走到别处时十仍持，仍持续祷告，兼请各地的教会代祷；未几忽然顿愈，说话吃饭均恢复正常。问以往二年间事，都一概不知，真仿佛恶梦忽觉。

这李寿亭牧师，曾在庚子年间拳乱时为主名受过逼迫，作过美好的见证，一生仆仆风尘，为主劳苦作工每年自背行李一肩，

徒步跋涉数千里，往返西安一次，从不扬声炫耀。有一次联合会，约定他讲话，谁知到了时候，竟未见到李某前来，以为他是失期了；详查遍觅之后，原来李早已在一间小房内放下了铺盖卷祷告，许多中外人士劳神企待的名牧，竟是这样一位被忽略的其貌不扬老头儿！

一九一四年，在杨美斋的生活中是重要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月间，日军取道龙口登陆，进占青岛。但这在他生活的环境中，并未引起太大的波动。那年，山东半岛的雨量很多，形成潦象。家计不丰，岁收又歉，他已信主的父亲病重的消息复传来黄县，催他返家省亲，遂致停学。他的侍奉病榻，占药置石，并未能使父亲的病势改变，终在本年的九月十八日，父神所定的最适当的时候，召其返回天家去了，在世的年日只得四十六岁。临终之前，频频说“我不去，我不去！”好像是与人坚决争持的样子；家人问说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孙如江（同村不信主的人，已死）叫我与他同去，我是信主的人，不能跟他走”。静息了一回儿，又说：“主耶稣来接我了”！就安然闭上了眼睛，离开世界。过了仅仅一个多月，十八岁的二妹又相继去世，她也是一个信主的人，当她缠绵病榻，已经仅留余气的时候，伸出微弱无力的手，声声说“我要”，家人给她穿好了殓衣，又把一样样的物件拿给她，但都不能合她的意，最后把她自己的圣经拿来放在她的手里，才不再说“要”了。在濒死的脸上，浮现着安谧满足的微笑·慢慢地眼睛凝定着，终于瞑目辞世。以后家人就把这本圣经放在坟墓里她的身旁，作她至死爱慕神话的纪念。在这两件事上，使杨美斋得到很大的安慰和帮助，使他更清楚地认

识这位活泼真实的主，和在信祂的人身上所发奇妙能力。

就在这年，他又死了第一个男孩。二弟家的幼儿也夭折了。同一年当中，家损四口，在外邦人中间，当然是一个绝好的嘲讽机会，他们说：“阿哈！他的神在哪里呢？”“看这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啊！”

但这是不是“被神击打苦待了”，或是神离弃了他呢？不是的，肯定地不是的，是神要属祂的人经历试炼，更进到完全。

在这下半年里，书既读不成，就与二弟赶骡车拉货，远走海塘拉盐，岙山载煤。虽然，这是一些世事末务，但这终究不是抛弃各各他，宴安毒耽，回归世界的权下。

翌年春至，美斋又要回返黄县神学就读了。但如果他履行这个决定时，必然遭遇许多的麻烦。

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在这个大家庭中，是负着重要的责任。二叔务农，为人笃贤忠厚，持家显非所长；三叔一木匠，亦读书无多；四叔营商，但未能赢得地方人士的普遍信赖。数来数去，唯有他较孚人望，且学识较好，处事事人均有足称，维系这个大家庭，实为允宜。但是他不愿担这副家庭的担子，只愿负主的十字架。家人见不能改变他的意志，继挽亲戚相劝。大家说，为免析居分产，使举家和睦相处，无论如何天经地义，你是应该负起这个担子的。

这种事情的决定，是应该交给神的。——一个奉献的人，在一切的事上都没有自己。时值新岁初更，后场院的小学还未开学，在春季始业之先，那是一个合宜的安静地方，他就在那里与神灵交。

在祷告当中，第一个声音是“家庭要紧”；但当他继续祷告的时候，另有一个更清楚的声音：“传道要紧”，再继续祷告，一直是这意念，直如疾流归壑一样。

既明白了神的旨意，次日，即开始分家。

依我们这个民族的多年传统老习惯，聚居是一件很好的事，非不得已是不愿析产的。连床长被，蓼楼荆棣的遗风流韵所播，遂形成安土重迁的大家庭社会。一旦分家，必是因为争产攘利，物之良楛，纤悉必计，一定交恶互诋，往往终身衔之，不相交欢。但他们却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也就很快的分完了家。第二天清早，他就遗下母亲、妻子，和一个不学无文的二弟，纽纽束装就道，回到黄县的神学去了。这岂不正是主向祂门徒所要的“撇下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跟从我么？”

在黄县就读的期间，每主日即结同学外出布道，假期则回家在附近邻村宣扬福音真理。当时在阎村与五驾埠之间，有一个土埠，上有一洞，立有旗杆，洞内置有偶像，乡愚村民前往参拜者络绎不绝；传说可以已病锡祐，虽无兰若古刹蒲牢铜磬等建设，却也有多人在它面前俯拜执礼。有一次，当他与石显尊（同村信徒）经过时，曾相偕进入观览，见供设小鞋小旗等物甚多，就取些抛弃。就在这年，石妻去世，本村另一信徒孙鸿宾则丧祖，以致村中一群不信的人，说是不拜偶像致干天谴，并且指这几家信徒以为话柄。但当时他们都知道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真是愚妄，约伯的妻子不也是说这样的话么？但更应该儆戒的是自己心中的“愚顽的妇人”（伯二：10）

暑假春假中，他最多的时间是与刘仙九同工分劳。刘蓄长



髯，戴无缨凉帽，肩头上是一条布褡裢，后写“出埃及”，前书“进迦南”，手拄拐杖，据说是为了防备狗咬用的，形貌装束，都说得上甚为古怪。

当初春时弱柳天桃，开始抽黄结蕾，适是春正农闲的季节，他们就在村尾陌头，召些人来听讲。木末鸟鸣，和着救恩的新歌，情境十分佳妙。暑间高蝉远音，茂树余韵，就到柳荫下讲道，妇女们在这里一边作草帽，作布鞋底，一边听讲；也有乡人在那里铺荐纳凉，有时聚集的人却也很多。或值各村轮流赶集，也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在鸡鸣祝祝，犬吠狺狺，市声泯泯之外，召集些人，歌声一起，团聚者渐多，福音的话语，如悬河水泻，注而不竭，滋润着这些枯竭的心灵。

这样不休止的工作，看似水面撒种，也很得到一些果子收成。

一九一六年，杨美斋在黄县神学毕业。次年，被派在古庄教会工作。那时，每月只入八元银圆，除每月步行六十里进城聚一次同工会之外，还要每天在各乡村东奔西走，不要说仰事俯蓄，就是连维持个人最起码的生活也非充裕，脚踏车代步不用说是没有的，那就只好靠两条腿跑路了。真个是东南西北两条腿，春夏秋冬一身皮了。

古庄教会礼拜堂的修造，谢万善只肯出极少数的钱，大部可说是由爱主的信徒自力建筑的。弟兄们有车的，自己驱车搬砖运石，有的出钱三有的出工，杨三叔就曾在那里作过木工。到处可见教友工作，也真的表现出感人的精神。至于基地则是由当地的牧师捐献的。处在这样一个贫穷而又爱主的教会中，传道人是

可能不热心、受苦，而尽力奔跑的。于是，杨氏背起了他自己的帆布褡裢，一边口袋装圣经十一边口袋置糗粮，餐风宿露，朝出暮归，辛劳地担任着布道的工作，同时又兼教会所设二十一个小学的乡学委办。

这是痛苦么？不。中国的教会就是在这些人的手里，这样披草莱、斩荆棘，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着与救恩无关的钱财，在建造一幢用手指点出来的看得见的物质房子。

患难是客观的环境，痛苦是主观的感受。主的大爱在激励着，因“靠主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杨氏并没有忧伤痛苦，反而极安息中充溢着喜乐，踏遍了附近的乡村，西至麦城，南至流河，北至官庄，在这百里的地区，每至一避风处所，首开始唱歌，犬吠人至，先是小孩，后是成人渐集，所讲的自然也没有高言大智，不是一些哲学的、猜测的、不确定的飞空虚无益的东西，而是真实活泼的生命之道：罪、救恩、悔改、十架、复活等，而对这些被魔鬼辖制愚昧无知的人，所最常讲的还有拜假神的罪，与天堂地狱等；这些，正是被现代那群自以为比圣经更有智慧的人所鄙弃的“古道”，也是简单而又真切的福音。

讲道完毕之后，问有人愿信么？最叫人灰心难堪的，多半是无人肯应声，如刀断水面，瞬息复合了无半痕。等到要走的时候，才有一人或数人一再远送，问其姓名，始具告愿知信从救主之蹊径，送几本福音或小册等，就欢喜分别。有时远至二十里外，往往夜深始归，戴星履露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在崎岖的道路上，不胜困惫；但一想到在幽黑的夜幕中，正不知凡几多人走向灭亡的路，他又忽然倣醒；再仰见天上的月亮星宿，又因神创造

的智慧与权能，更受感动。

传道者就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无间酷暑祁寒，不停地工作、工作。杨氏在这几年当中，午餐很少好好的与家人一同享受，多半是到教友家，自出乾粮请为代炊，或就食其菜水，时遇会友家贫无以为供，只吃自己带的一点咸菜——是仅用盐所腌之青菜，味不如酱菜，是最简单、艰苦之下饭物——喝点开水了。饭后就召集该村的人聚会，多是教友，或五七人，或十多人不等。在夏天，白天是很少时间聚会的，一则炎夏大暑，无法多聚集人，一则农家正忙于耘获，所以只好晚上讲。地点多是就场圃纳凉处，听者卧于草荐上，挥扇驱蚊，讲的人就在月下或暗夜，对众宣述，讲毕多已夜深，不能回家，这就得放弃灯下阖家的团聚，和一榻安卧。最困乏的时候，是夏昼在高粱丛中穿行，火伞高张，热风蒸人，郁闷难耐。倘偶大雷雨，则须赤足戴笠步行，在崎岖多石的道上，颠顿泥涂十余里，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他也这样静静的喜乐度过。至于最理想的聚会地点，还是各村的小学，当地的教友，却每喜来相共谈论，在昏黯的油灯下，自晚至晨二三时是常事，有次在周家庄竞相谈直至拂晓鸡啼，虽说明天还有颇远的路，行来辛苦一天劳累，亟欲得眠息，但见到这样的情形，也是感觉很有兴趣，对这些热爱的弟兄，又能说什么呢？

在乡村布道的时间中，因乡民头脑简单、粗质无文，往往发生许多难堪的事情，在处理上就颇感棘手了。如当时密埠九村修建玉皇庙，韩家的信徒自然不愿以神所赐的财物用在荣耀偶像的事上面，就毅然拒绝供给任何财物，而地方上一群痞赖，却正找

到了施展淫威的好机会，依恃着撒但的权势，凭凌逼迫。这些信徒只好向传道人诉说。乃由教会致函昌邑县府、由县府张布告示，令当地人民不得对神的子民欺凌，在这里，我们确是看到了作官有权柄的人，“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但无如地方上的人，却竟把这一纸告示私下扣留不发。

就在这时候，撒但气忿忿地为牠的国度作一次尽力的争战，麻烦的事情就此发生了。

当他巡视到韩家村小学，并将在那里召集一次聚会讲道的时候，一个姓孙的青皮醉醺醺地进入教室，口中尽量地说些污秽褻渎的话，使酒咒骂，态势凌人；他当时尽力容让涵忍，倒一杯茶送给孙的面前，劝安静饮茶，孙竟全然不理，咒骂如故。以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就此散学。正当孙以他完全的胜利姿态趾高气扬自得的时候，本村一位李姓的老教友，对孙用过份夸大的言词危言恫吓说：“你怎样作这种事呢？你给人搅散了学堂，真是就要大祸临头了！”那时洋人声势极张，莠民每仗教势以临人，借端启衅，孙闻知以后，果然不胜皇皇，但他并未采取向学校方面道歉悔罪的行动，却回家向八十岁的老母说：“你儿子就要没命了，你要不要儿子呢？”孙母说：“我已经八十多岁，在世上也活不了几天，我愿意替你死！”于是，孙某去买些有毒的黄磷火柴，取下火柴头，用烧酒和开，给其母服下；然后买几张纸来在母亲面前烧了，磕几个头，就搀扶她进入一个基督徒——当地首富赵连三家中，不久毒发死在赵家。于是，孙某即奔赴县政府，诬控赵氏殴毙其母，请求伸冤。这事虽与杨氏没有直接关系，但为了援救教友免遭诬陷，就急速相偕一美籍葛牧师，连夜驰往，到达

昌邑夜犹未明；天始曙时，往叩县府大门，县长倒甚为客气地着衣出见，面允秉公办理；并证明孙某所称赵毆其母毙命的那一天，赵连三庄长正在县城办事。乃往赵家验尸，并且拘捕本村一唆使孽子药母的讼混及孙某羁押监中，但延不审问。当时，杨氏等借住长老会福音堂，感迂延日久，渐不能耐，一再催问；县长就托人疏解：“孙母已风烛残年去死不远，此案若照法律审判，赵固然免罪，但孙某及教唆杀母之人，皆当判死刑，不如私相了结吧！”于是，孙母由赵出资具棺收殓殡葬，并由孙具结了案。从以后的事实得到证明，这一来，信徒的逼迫是没有了，但本来十分兴旺的福音，却反而渐渐式微。可见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不可以人的方法与势力除去逼迫与苦难的，正如火焰中的没药和棘丛的百合花，在痛苦的现实里，才可散发出香味。

韩村有一老教友，儿子在东山内织茧绸，其一同作工的同事，声称此子负欠他们债务，但归家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当昇至自己田里埋葬时，忽有人出而阻止，声称这土地已经由你儿子卖给我，抵偿欠债，并且出示由其子署名之伪造契约。在当时，这类事情往往需要传道人为其解决的，杨氏就召集流河的教友查问，知道幕后的支持人是两位挂名教友窦敬檀和高永起，并且因为高在一位美籍教士家中作厨司，连县官也有些对他畏惧，遂致气焰凌人，不可一世。于是他找到与地主发生纠纷之当事人王姓理论，列述父田由子署卖契是出于伪造的理由，高也表示愿寝此事，这个问题就很快解决了。这些都是在传道夹缝间的问题，因为当时环境复杂，麦稗间生，良莠并长，须特别用灵巧小心处理，良非今日仰主子鼻息，尸位素餐，肆应教友之徒所可

想见。

在乡村的工作中，曾经有多次显明福音奥妙的力量。有一次，在松树阮家露天布道，有一人问杨“我能否相信主耶稣得救”？他乃告以“凡信从祂的都可得救”。于是延请杨氏入其家中相谈，及问姓名，自己诚实认罪。这人名孙圣麟，自称是一大罪人，曾剪径劫路，也曾放火，像从坟墓里出来的是一个人皆厌惧的恶人，经虔诚祷告悔改信主，并遵嘱常步行十余里至流河小学聚会。以后要受浸时，别人往往拦阻：“这样一个万恶的人，如何能为其施浸呢？”但此人终于受浸被接纳在神家里了，虽然稽迟了一段颇长的时间。因为在他的性情和行为的改变，成了足够的美好的见证。孙族中的长者和本村的人，有见到杨氏的，请入家中饮茶，并问“教会有何种刑罚，能使圣麟改变成这样好？”缕述他以前的种种过恶，曾多次被用手铐铐起，拘禁、鞭打、但都毫无用处，依然不知悔改。是的，是圣灵两刃的利剑，刺入了他的魂灵与骨髓，使他的生命重生改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力量。以后这人成为一个安份的卖书人。

另外密埠陈家有个陈全仁，父亲谢世很早，撇下了孀母孤儿和一部份财产。陈在村中中小学任教，但以酷嗜鸦片，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欺人敛财上面。是黑会的首领，自称善打“掌心雷”，夜间会聚烧香时，竟说能用“法术”使烧着的三柱香，两支炷尽，一支独高。以后他听受真道愿信耶稣，遂自己承认所犯的罪：所谓“掌心雷”是在手上预置硫磺、雄黄的药物，因突然擦燃而发声有火；烧香的秘密是于夜暗中用一根丝系在香上，引之上升。这种办法，一时曾愚弄过许多乡愚。又曾与韩家流氓互

相因依，沆瀣一气，鱼肉乡里。既悔改以后，就决心戒除鸦片，乃是不用药品自己闭门硬戒，当然心身万分痛苦。陈母看到这种情形，心内不忍，劝其子还是不要戒了吧，因了愚蒙的姑息母爱，情愿再卖地供其吸食，但陈自己却说，纵然因戒烟而死，亦强如饮耽延生，至终田产耗尽，不得怜恤冻馁而死。结果，因其立志行事乃是由圣灵在心里运行，主加他力量，经过试诱苦炼，终于得胜，在戒除了鸦片烟瘾之后，遂到韩家教授教会小学，当孙某在学校喧闹时，正是他在那里。

刘仙九在昌里附近教学时，也曾遇到一位王姓青年偷鸡，刘就招呼其名，王姓说：“刘先生，我并没有偷你的鸡呀！”刘说：“我无鸡可偷，但请来我这里吃饭”。遂为他讲解圣经，劝勉其“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弗四：28）以后又来过几次，就中止不来了；刘又去寻访，为其讲道，终于使王因信改变生活，努力向善作怀阿医院的工友。于此，实在可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传道者的安慰与收获，是在这艰辛的路上欢乐的果子，也是将来冠冕上的宝石。

杨氏在早年刚信主的时候，正像多数的青年人一样，有太多的热情，却缺乏适当的温柔的态度。当他在平度职务中学师范部就读，放假回家，值有邻媪在家中诋毁主名，一见不由大怒，捉其头发拖曳而出，遇见邻媪之子正在胡同，复以挑战姿态说：“因你母褻渎主名，我拖她出来，你请“随便”好了！”幸而当时对方没有言语，才不致因而闹出事来。那时，在他的心里，还以为这样作是毫无错误，显出为主忠心来呢！

但神的仆人终究是知道该有温柔智慧的心的。他有一位严厉

的外祖父，每年拜节例须俯地磕头，向着陈设的祖宗牌位；信主后，当然不能再这样作，于是在新正前往，先默默祷告，求主赐智慧的话。及至见面，先告诉其“我已信主耶稣”，然后再温婉的解释：人若睡了，你向彼无论如何恭敬拜俯总是不知，所以对于死人不必多这些礼仪；对于活着的人，则当以礼物表现其爱敬挚意，亦不必斤斤计较于外面谦顺遗俗礼制。外祖父理不能屈，只好颌首同意。

对于宗祠的叩拜，也是每年几次族人必行的大礼，这与圣经的原则，又是圆枘方凿，不相容蕴的。他真诚而和气的向族长们解释：因了信仰的不同，以后我不能到宗祠里去叩拜，也不能在节令的日子，负责供设祭筵，唯独对此房的修缮，可以出钱——这幢房子，现在正在作学校校舍用以授课呢！于此，可以看出他对不拜偶像一事的坚决态度。

流河镇，是附近地区流氓痞赖较多之处，郭文羽在那里教学。所以对那里的神工，在主前他只有多祷告对付，然后用智慧灵巧谨慎从事工作。曾有一位姜盛喜弟兄，因为失于欠缺温柔，在莒县工作曾被人用刀砍过一次，在祝埠又曾被打。

范家集有位教友，名叫范永福，性如狴犴好讼，时常与外人及信徒争讼，对于这种人，他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劝他多多祷告、忍耐，不要争结，但求和睦，各人要从心里甘愿吃亏。

对于这些駸駸的羊群，若不用主的爱与忍耐，如何能引他们行在那义路上？牧人须要在羊的前头行，不是只用鞭子打，严厉的辖制，这又岂是徒逞佞口利词之人所能领会的呢！



杨氏也蒙神赐他一副好的嗓子，用以扬声传福音。讲话的声音洪亮，露天布道一时半至二小时，自唱自讲，从不哑嗓。有时遭遇辱骂，则全然不予置意，所以在这方面他未曾与人有过争执。

滚泉村有位执事李玉山，家中开设好生药房，常与杨氏手挽皮包，传道医疾。而其妻不肯相信，因此甚不愿接待传道人；即勉强接待，言语辞色之间，多呈怨嫌侮慢。惟对杨氏则每次欣然接待，因为他的话语比较温和而易于使人接受。以后终因以信主“耳朵岂不试验话语，正如上膛尝食物么”？（伯一二：11）“言语暴戾，惹动怒气”，而徒然惹动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只能增加工作上的困难。所以我们的言语应该像用盐调和，带着膏油的香气。

在这共历四年的乡村工作中，杨氏真是不遑饮食眠息，仆仆往来，苦不怨、劳不休。在弟兄家中吃饭时，因为多是些困苦人，总须不问丰俭，有时更得咀粗粝、食馊余，更餐无定时。至于食具炊具，碗筷盘盂以至食物，自然不能讲究，率多甚为污秽，不能辞、不能顾。这些，都必须以温柔与忍耐承之。他就这样满有为主得人的喜乐，传讲着救恩的信息，在地上印着“登高山，传福音”的“美好脚踪”。

到了主所命定的时候，祂就把新的道路展开在他面前。一九二〇年九月，华北浸联会在平度开会，征求往东北开荒布道者，报名者达二十一人，经审查结果，只杨美斋一人奉差遣前往。

是年冬，东北鼠疫流行，限制一般旅客入境。当行程延阻时，神却更有祂奇妙的安排，使祂的仆人经历一件新的工作。这

一年，鲁北因水灾歉收，逢此大饥，人民生活困苦可知。翌年春，他在济南以北高唐、堂邑诸县，为华洋义赈会和美南浸信会，担任放赈、验赈的工作，他目击这一带的饥民，面黄肌瘦，去死不盈尺；而另一批人却肥甘文绣，广厦腴地，华服宝车，呼奴使婢。而在福音工作上，情形概亦如此。东北广袤的原野，林樾丛密，白山黑水间，那些失丧的灵魂，正在翘望着生命的活水和饼，来满足他们灵性的饥渴，其急切的情形，和这些灾民并无稍殊。心里的感动，益加蓄伏回荡。

四月，此间的工作结束。六月间，自龙口登轮，船慢慢地离开陆地，驶远了。这船上，载着一位福音的使者，也为那中国“新大陆”的饥渴灵魂，载去了主救恩的欢乐。

在船上，他回望着只剩一线边痕的港岸，远眺辽阔无际的海天，他回想……

他这是第二次踏上驶向东北的海船。在这两次的海程，却是为着两个不同的目的：那一次是为“得鱼”，这一次是要为主“得人”了！

## 从出生到重生

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

路加福音·第五章五节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

海风吹拂着水面，波浪起伏跃动着。船，渐渐地航近大连海岸。

在船上，他思想着遥远的往事：

当主后一八八九年的九月十八日，杨美斋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城西六十余里的马郭庄村。像当时其他淳朴的村人一样，在这个小康之家中，对于耶稣基督是一无所知，严格说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他们说不上什么教，也未曾深研根究玄奥的教义哲理，只是盲目地屈服在魔鬼的权势下，随众信奉着浅陋怪诞的幻念，虔诚地抱持着一些幼稚的迷信，祖母是“泰山老母会”，他的母亲是“菩萨会”，崇信许多虚无的神祇，以求能延年纳福。

在这个亦耕亦读半农半商的家庭中，他在父母慈爱的翼覆煦育下，平静愉快地度过早岁的生活，也多少历练着稼穡的艰难。当八岁的时候，他开始进入一个乡塾读书，这是一班踏入士大夫社会的阶石。十六岁那年，他应州考及府考，皆捷，若不是第三

考因废科举而停办，他也许可以在郡试中得一个秀才呢！废科举改学堂以后，又在乡村的学堂中静静地修学两年，于陈腐的诗文词章八股之外，接受一点新知识的熏沐。十七岁，在父母的主持之下结了婚。妻子就是伴他走完一生艰苦旅程的韩月仙女士。

那时，东北三省在人们的心目里，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虽然，山东人在农业社会中养成颇深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但他们看到所熟识的乡人，一批批地满囊归来，获有丰资厚财；也听到有些人在那里坐拥巨产，富足的情形，随致把东北、丰富、发财，形成一个极尽诱惑性的联想。特别是在殊富幻思的青年人心里，甚至以为东北就是貂皮、人参、黄金的储存所，只要俯身身投手，财富立时可致，正如欧洲人对于美洲新大陆一样，他们常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白山黑水间成功事业的乐园里。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已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他的心里常常想着，别人不学无文，却庸庸多厚福，在东北建立起事业的成就，以我的学识与才能，至少应当与他们获得同样的成果，难道这不是至为合宜的么？他觉得很有把握，几乎是取得这些的责任。

当时，这个少年人哪曾晓得，主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是要等到十五年以后呢？

他把要去海参崴的意念向家人宣布，父母的反应是反对、拦阻、挽留，母亲并且啼哭流泪相劝；但她的眼泪，不能软化游子刚硬的心田，她的眼泪不能熄灭旅人心头意志的火焰，父母的恩慈，与结缡甫及一载的妻子的温爱，系不住这颗飞扬的心。于是，勉强凑足了盘费，送他起程。

这十八岁的少年，腰缠盘费，行李一肩，走出家门。他憧憬着，将要带着满足和财富，欢乐归来，他感觉自己已是一个刚强的成人了！

到了烟台，他怀着奇异和兴奋的心情，又踏上远赴海参崴的轮船，继续余程。五昼夜的海航，曾给他初次尝到离家的新异痛苦。当海上的生活结束时，他登上了这块新的陆地——他久已向往的目的地：海参崴。

在岸上，他看见许多黄发碧睛的俄人，粗莽的气质，绵蛮的语音，古怪的衣饰，和一些醉醺醺的酗酒者，这一些殊域风光，只带给他一个感觉：新奇！

两个月很快地过去了。他住在同乡家中，学习了普通的简单俄语；这是他诚实地感觉到需要增加的谋生技能。但这把钥匙，对于使他打开满贮金银的宝库，又有些什么效果呢？他开始了劳苦的负贩菜品的生涯。

那些俄人所踞的巍峨巨第，他只能徘徊在门外，畏怯地不敢进去；到比较贫穷的人家，又多斤斤争攘计较，受尽了欺凌，得不着财利。

经过同乡的介绍，他又改入一家华人开设的商店习商贾。去时值赶车的马夫辞职走了，适逢其会，便由他担负起喂马、御车的繁剧工作。喂马是需要夜间起来加草料的；这二轮大车的套马就辕，也是一件需要学习的新的事情。但最重最苦的，莫过于装货与卸载。每件重达二百斤的箱子麻袋，须要一个人入仓背负；仓工把这些巨大的东西，搭在背上，就须负载着装上货车；卸车时，又得竭尽气力地背下来。有时只用一匹马驾车，载运再稍逾

重，上坡时就较为困难，若鞭马猛曳时被俄国警察看见，就立即加以干涉，夺过马鞭来，以施诸蓄者施之于人。对人鞭挞之外，更勒逼着把货一件件卸下，让马挽空车上坡；然后，又得再依次把货品从崖下背到坡上装车，自己要把这些笨重的东西扛起来既不可能，就须等到行人经过，央求路人帮忙弄到肩上，真是苦不堪言。每一想到这里，总是泪涔涔下。过了五六个月的这种生活，也不知有多少泪珠，混合着高粱米的饭粒吞咽下肚里；在这里人格的尊严不被重视，教育出身，也都被看作不值半文钱的。夜晚暂息一天尘劳，躺在床上，偷偷扪心思省家庭愉快的生活，觉得连父母的呵斥，兄弟的争吵，也都蕴藏着无限温暖，值得流恋，眼泪就浸透了茵枕。

以后，同乡的朋友看着可怜，就给他另觅工作。当他离开这辛苦于役的商店时，近半年的工作，竟未得分文工资。能说什么？因是“学徒”的缘故。

新工作是在一家店里烧饭。天寒地冻的气候下，淅米为炊，乎都龟裂，不胜痛楚口在家的時候，他又何曾懂得这些？但时格势迫之下，就不得不勉强操作了。饭菜既当然地不能可口，就成为众人的怨府。那些精于品味挑剔的，却是些极粗陋的人，烦言啧啧，交相诟骂，褻言秽语，有时至不堪与闻的地步，但他只有听受的责任，除了涵忍这些充耳的责难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一个风雪催腊，一岁云暮的残冬，他走向回家的道路，发财的愿望是没法达成了。从他带着一肩行囊，和更多的希望与幻想，背离乡井，远适殊域，到遍味世途苦辛而回家，凡历二年。

从营口搭乾泰轮，出海就遇着汹涌的波涛，“风送征人归”，

竟是这样的狂风！海洋像狂怒一样，船也像一个蹒跚的醉人，船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呕吐狼藉，眩晕的躺卧在舱里，动弹不得。经过了二昼夜的危波急涛，风终于平息了。半夜抵烟台外港。

烟台的码头本来设备太差，船不能泊岸，必须用小船转驳。在暗夜里，一群驳船像蚁附蝇集一般，围在大轮的船侧。他因为求降舟便利，就先解下棉衣，伏在舷边的栏杆上问道：“是这个船么？”下面应声道：“是”！于是，就先把棉衣抛下。从大船到很低的小船，相距不近；当他顺着船夫所搭的长篙，沿滑而下的时候，又几乎堕入海里，幸亏船夫发觉，尽力抓住辫子，始把他从海里挽上来，下体已经被海水濡湿。却觅棉衣时，原来是误投在另一船上，被别人拿去了。

驳船因为贪酬载重太过量，海水去口仅盈一寸，每一摇橹就将要浸入船内。船夫力戒大家安静勿动，以免没入海底，缓缓轻摇，经二小时余才抵岸。曾他负在背船人的身上，从小船被践水驮上岸时，因为仅穿着薄棉衣，又经海水的浸湿，寒风相侵，全身都已经冻僵了。经别人搀扶，宿歇店中，默念自己的际遇，又想起前曾见人传讲福音真神，未尝细听，但知反对；如今却顿悟神的真实和存在了。

诚然，为了祂自己的旨意得以成就在他身上，神就这样带领祂的仆人，拣选了他，也保守他，使他经历这一切。

在患难困苦中，他是宁愿有神，可以救援他；如今，他真实地感到那一位的存在了。雪，如絮一般，下着，却叫他的心越来越冷。一连好几天，阻滞了他的归路。数天后，雪霁，向在烟台的村人举借些款项，雇一头骡子骑着回家，因雪后道滑，有好几

次的倾跌，幸而厚雪掩地，都没有受伤。

一抵家门，父母在惊喜中见他平平安安的回来，就都欢喜，无言代为偿债。他零丁飘泊之余，感受父母的慈爱，一颗扬厉的心，变成安静顺服忏悔的心，一反从前，很愿股苦。在家安居一年。

翌年，他在本村教起乡塾来，计达三年之久。在这个时期内，神藉着刘仙九向祂的仆人显明基督的福音，预备祂自己的器皿。

这刘仙九，是平度县官庄镇人，神拯救他时，也很为奇妙。原来刘是邑之诸生，后入宋庆（李鸿章之总兵）幕，作了“师爷”，及庆帅蹉跌，刘也就穷途思归。他有才识，也有一身鸦片烟癖，却没有钱，因之就不免作出许多败德无行的事情来，率领着地方上的几个痞棍，俨然成为一乡之霸。当时，官庄设有一所福音堂，由本县沙岭村袁姓任传道，刘就鼓动乡人，谋驱逐之，诸如在福音堂门上使人涂抹粪便，投石击窗等逼迫、辱骂、讥笑，骚扰不堪。有一天，刘仙九到村中一杂货店购买用品，适逢袁在闲坐，因为袁认识刘遂起立，极谦恭温顺的问候，并且说“刘先生请坐！”仙九闻言，对着这陌生人用倨傲的态度语音，慢问：“你是什么人？”袁就具告自己是福音堂的传道人。刘听说以后，一时无言，约过二三分钟，始迟迟说：“以后我必去拜访你！”不几日，刘果如言拜访，见到袁以后，首先道歉，承认自己过去的无礼貌，并且说：“当我在杂货店中与你相遇的时候，你以温柔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当我问知以后，才知道我对面是平素我所逼迫仇害的人，不由的惊讶说不出话来。”刘氏因袁行为



的见证，就愿意相信主耶稣，并且说，以后再不会有逼迫你的人了。以后’慢慢闻道，戒除恶嗜，得到新的生命。又曾与袁氏同工，在乡村布道。

这一位傲岸不可向迳，充满士大夫自是气质的人，就这样被基督藉着袁氏表露的温柔、忍耐、谦卑，所战胜制服，终于作成神合用的器皿。

刘仙九是一位读书有学问的人，善于言词；但在杨美斋与刘氏相遇，谈宴以后，他所感受的是救主奇妙的福音，使心中有特异的感动，而不是惑于刘氏的巧言美词。当晚，刘氏在这小学里住宿，又相与谈论；萍水结缘，以后他们竟奇妙地深相契合，白昼杨则授课，刘则随着太阳起身，出去传扬生命的真光，夜间再回来就宿。一周后，杨氏遂决意相信主耶稣。

那时，聚会的地点，须要徒步跋涉三里，到古庄去聚会。那古庄的教会，也很软弱，古庄礼拜堂也未修造，是在一间湫隘的小屋子里，聚集的人数十人左右。由一位逊清文生名叫于静厚的讲道，讲题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洁净圣殿”，他对“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的话，深受感动，感到自己的心里就是这样，须要主的鞭洁净，需要祂威严的声音和作为来赶出、倒出、推翻。及至歌唱“可惜我心黑暗，竟为魔鬼所迷”（新颂二〇二），实在愿迫切“恳求圣灵自天降临，用主真道来照我心”，也感觉经主宝血洗过后，始能得到平安、完全；对于这种新歌的声调，自亦甚感新奇，因为它既不似唱一戏度曲，又不似吟诗诵词，是耳朵未曾听见过的声音，具有特别的感动力。

主后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二日，杨美斋正式在古庄东湾池塘的水中受浸归于基督，畏人讥谤的心，被心中一种特别的力量所胜过，一点也不复存在，在众人面前作了美好的见证。

当从水里上来以后，心中充满着极大的喜乐，真愿为基督而活，背主十字架从主，以己一生报答主的恩典。

如今，在海船上，看着起伏波浪，他回想……

他回想着：他曾像彼得一样，原在世界上打鱼、想从这海里网取些希望与财利；但困心衡虑，汲汲营营，为物欲所累，鲂劳尾頽，孜孜终日，力绌形瘁，仍如羝羊触藩，颠顿无益。“整夜劳力”的结果，不但“没有得着什么”，却险些落在海里，为波涛所淹没吞噬。

若不是主耶稣“伸手拉住他”——先是把他从海中，后又把他从罪中救出来，还有何盼望？若不是主“来跟从我”奇妙的呼召，谁能行这样大的拯救？谁能改变他的心意和脚踪？

## 得人渔父的远征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路加福音·第五章四节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二节

在东北这片广袤丰饶的原野上，住着本地的土著，也有许多山东河北等地来的移民，在这里建屋营室，兴家置产，踵事增华，建立他们的事业。这些人得到了从世界所愿得到、所能得到的，却忽略为自己的灵魂安排住处，在永存的帐幕里；却不知积攒财宝在天上。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他们干渴、饥饿，但“干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无饼”，这乾渴、饥饿，在他们心里，在他们灵魂的深处。填饱了胃，却填不饱心；银钱、从世上所能得到的食物，在这方面全无价值。他们得不到那“不可少的”！

有谁把生命的饼，分给他们吃呢？有谁把生命的水，分给他们喝呢？

在这块土地上，有许多的人建立了他们新的事业；但谁为在那里建立基业呢？

没有亲朋殷殷盛筵饯，没有冠盖沓沓列队相送，甚至在人看来，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他没有得着什么的盼望，他没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样的潇洒。而有的只是为主满溢的热情，只是带着福音的种子。他自己背着行装，也背负着更重的福音的负担，踏上驶向大连的船。

这艘船，不是豪华的客轮，而即是有豪华舒适的头等客舱，也不会属于杨美斋的，他也不曾存这样的奢望，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获得它。他在甲板舱口扶梯下，底舱的盖口上，摊开了行李卷；岸上几个冷冷落落的送行的，已逐渐散去，汽笛长嘶一声，烟囱口依依袅袅地升起缕缕白烟。海关查缉艇离去了，甲板上，船员们忙碌着准备封舱。船就要开了。

这时，在噪杂的统舱内，一位船员喊着：“我一张床位要卖，只要两块钱！”

所谓“床位”者，只是简陋地吊起几块硬板而已。杨氏买下了它。收起了自己的行李，随船员搬到那里去。另一位乘客，马上占领了那空出的位子。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全部时间：——迁让铺位；另外一位乘客递补空位；甲板上舱的人，失误把一大块厚厚的舱板，从舱口落下，打在那人头上，把他击晕；而杨氏在新迁的铺位上，刚把行李放好。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耶和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赛四三：1/3）

这是在前面的路上，神第一次伸出祂大能的手，拯救属祂的人。他满心赞美感谢，对救主更坚确地相信。

抵大连登岸，为了节省旅途的费用，搭乘无座的客货运混合列车，就地坐在车板上。车上不供应乘客食物，甚至也没有厕所；只得自备干粮在车上咀嚼着，到大车站停留时间较长，则可下车就饮。这种生活，并不好过。历漫长之一昼夜，车才抵达长春；改乘旅客火车，到了他在东北工作的根据地哈尔滨，把真理的旌旗在这里扬起，以后十二年的时间，这里一直成为东北边疆的福音中心。

他初至哈尔滨，一切都感到陌生。晚间，卸下一身疲倦，歇足在一家小客店中；在这环境下祷告、读经，白天带些单张，渐渐走遍市区，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分给别人，也便传讲几句。

几天过去了，他渐渐知道了这里的景况。偌大一片土地上，除了在哈尔滨市有一间信义会堂以外，乡间还完全是“基督的名未被称过的地方”。在赴东北行前，他曾听到姜其海说，有一陈仙舟在傅家店开设一家小型肥皂工厂，原是基督徒。处此举目无亲的环境下，未始不可获得些许工作上的便利。既造访以后，陈即坚邀迁往厂中暂住，食息于斯，每天付四角钱。白天一同吃饭，晚间就与厂中伙计合睡一炕，（以土壁垒成，上面铺平，下面有洞，可以熏火置炭取暖者）实在也说不上宽敞舒适。

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芜杂肮脏的都市。街衢上，遍见马粪垃圾，污物丛集。会值炎炎盛暑，骄阳蒸腾下，秽臭不堪，中人欲呕。一群群的麻蝇，在这里滋生繁衍，相继养息，到处侵扰结集。每值吃饭时，苍蝇就飞来馒头上，遗垢斑斑，偏偏这些吃饭

的人又都是持家俭约，没有剥皮的习惯，他既是传道人，是应该“什甚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九：22），自然也未便显示独异。结果，是染上了痢疾。

痢疾随着时间的累积，渐渐严重，超过所能支持的程度，他便到十二道街一家小医院去就诊。及至见了面，才知是曾在黄县浸信会医院毕业的颜姓医师所经营。原是旧识，在七八年后，聚晤于数千里之外，自然甚为欢洽。服药后，病也随即痊愈。看来这疾病也是神所命定，为要互相效力，成全圣徒，“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经过陈仙舟的介绍，他又找到了水井街芸香号制盐的范镜青。范是原属烟台葡萄山会堂的信徒，曾在海参崴为英商卜内门公司代理制造批发火硷等的原料，经营有法获利颇丰；以后退出该公司，来哈尔滨自营硷业。曾在哈尔滨信义会（原称路德会），以后就因故不复前往了；但每逢星期日，仍是停业敬拜神。杨范二人相见后，杨即商借柜房作聚会之所，范氏欣然允诺，于是在哈尔滨开始有了临时容纳聚会的房子。经过几次的传福音而后，渐多相信的，按照浸会的传统规矩，必须膺封牧师才好施水礼的，就远请山东黄县郭威比（美籍）牧师，万里迢迢间关跋涉，专诚来哈主持施浸。第一次受浸归主者有八人，其中也包括范镜青的家人，这是他在哈尔滨所收的第一捆“初熟的穗子”。

约一年以后，信而归主的人渐渐增多，聚会人数既有增加，芸香号的聚会就渐渐感到狭隘不便。这些蒙基督恩召的会众，迫切地感到需要更合宜的房子，于是在某街租定一间二层楼房的楼下，作为会众聚集的处所，楼上则系住家。这些尝到救恩滋味热

心爱主的信徒们，纷纷向主奉献财物，凡修理房舍、装设电灯、制作讲台、椅凳等，都是出于他们可蒙悦的祭物。这时，既有了房子，便增加了许多的事情，是原来借地聚会所不曾有的。这些工作是：扫地、整理及保持内部清洁，街门前按时洒水，加上带领主日学、讲道、及执炊，都落在他一人身上。因为他以前在海参崴曾躬自执役，担任过这些工作，所以现在已是优自为之。可见在未信主以前，主早已有美好的计划，叫他读了真的神学，这是神自己的神学，于祂的器皿以后工作大有裨益。他在老来时尝引述苗子久老人的话说：读“三年学”（按：即神学）的人哪里就能传道！若不是真实的经历，谁知道受苦、信心，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次年，又增设小学，聘定教员，以后，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蒙召的会众受浸者已达一百余人。选举执事，增聘传道一人，增设医院一所，规模渐阔。杨美斋遂被举为牧师。浸会自山东派遣了牧师二人来为他行按手礼。这都是他被差遣到哈尔滨后第五年间的事。

不久，浸会复又派一美籍牧师蓝马丁前往哈尔滨协助诸项事工，杨却仍以哈尔滨教会的牧师，沿中东路外出布道“向左向右开展”。（赛五四：3）

从哈尔滨出去的第一站，是安达（属龙江），寄宿在一家湫狭的客栈中。这家称为客栈的建筑，仅是几幢简陋的土舍，污秽局促。杨牧师白昼在街头布道，夜晚带着一身疲乏归去，臭虫如蚁群而出，但觉身下蠕蠕然而动，几乎体不着榻；初不知为何物，及薰灯照之，见一褥尽褐。午夜，不能成眠，力瘁神减，不胜劳顿。后才改租俄人余室一间，原有床几，自购锅、壶、及平

底手镬链等炊具，自己调理饮食事（今杨家锅、壶犹有昔时物，深可纪念，铁平镬赠一肺病弟兄唾痰，后此人离世，弃去。）俄人看见这华人衣履整洁，陈设茵榻无不井然，显然与众不同，心中很是奇怪。

在安达，他曾遇第七师一位信主的书记，名叫石子华，对于福音工作，很多协助，奔走洽商当地警察局，借得一戏院作布道场所，从招待、讲道、谈话、领唱。都由杨氏一人担任，深苦于顾此失彼，深领悟到主的门徒二人奉差的原则（路一〇章）。“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四：9、12）他这一次的布道，只是撒下种子，求神使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结出美好的果子，得以成圣，进到永生，所以在当时并未依例询问有无愿信的…但以后证明；“叫它生长的是神”神确在这里动工，有人信主。同时，也有已信主的弟兄来见。本来预备在安达找适当的房屋以作聚会之用，谁知距从哈尔滨出来为时不过一个多月，那里的执事们就来追逼他返回，同心同行的没有，后顾之忧发生了。

一月以后的哈尔滨教会完全改观，与他出发以前确是大有不同了。一片被“拆毁”的景象，撒但“在会中吼叫，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反而“不见我们的旗帜”，像是“日久荒凉之地”。（诗七四篇）不管人的看法如何，主确是在这里坚固他的膀臂，使祂的仆人为祂得胜。因为当时那位美国传教人，对于事奉的事工有某种程度的无知，遂为了在会所上奉献的几百元钱，而想掌握权柄，但杨氏诚恳而严正的告诉他：“这点钱你若是向神奉献



的，请拿开仍摆在祭坛上的手，不要再想在这上面有权柄；若是你认为算是借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教会可以还给你！”虽然如此，旧痕难复，力求补治，尽到了“人事”，但创深痛巨，人心失去，以后终不免有一度改称“中华基督教会”之事。在这件事上，杨氏却坚守着地方教会的立场，这也是浸会一向所主张的。较之那些曲学阿世，美声繁词，或佻佻倪倪，善伺人意，专讨人喜悅的，自不可齐语。因为“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

哈尔滨的变故，稍微就绪之后，他又再度踏上征程，走向乡村和边远地区，背起十字架，为主的名争战。回到安达在那里找好了房子（后另买一房）而后，请了一位同工，把主的羊群交托给他，便离开安达向林甸走去。

林甸县离安达有一百多里的路程，在当时还是“设治局”路上林樾冈峦间，常有“胡匪”（俗称“红胡子”土匪也）出没：劫掠行旅，人多视为畏途。他去的时候，是乘马车去的。这种车，每车备二枪，共十数车而成列，迤邐而行，以为防范。登程时，有人说前面的旅客遇险，但因为主的保守，他们一行平安抵达。至林甸，寄足客馆，往街头布道，散发福音单张。此地系一新辟之广漠草原，甚多“小咬”（较蚊虫尤烈之一种飞虫，啮人能去皮，甚痛）农民操作时，头戴燃着之火香，藉香烟驱除。附近殊少小村落，有村则无树，多屯聚而居卜环筑土圩、建堡楼，以为守望，但他们所更缺的，是神作他们的护城，救恩的墙垣。

离林甸以后，至明水。又至昂昂溪，他先在街头布道，过当

地有一信徒，甚为亲爱，邀往家中供应饭食，愈是在鞭辟之区，愈能见到信徒以起初的爱心相待。杨氏为他们聚会几次之后，就觅定数椽陋舍，有些人受浸了，人数逐渐增加，遂延请一位传道人帮助这一新建立的教会。

从昂昂溪启程后，杨氏循铁路到齐齐哈尔，这一省首邑，有“国内布道会”在此设有“龙江支部”（该会另有“云南支部”）。他所住的“大兴昌旅社”，适是辽宁一位基督徒所经营，及至知道以后，就约些人在房间内聚会，具见奇妙的主所安排的是何等确定而美好！后又见到一位开杂货店的曲掌柜，原为掖县浸会的信徒，接待杨氏至家中，遂议组教会。在活活的江流中，杨氏为他们当中的六个人施浸，交托请来的工人帮助他们。

前进到富拉尔基站，神又安排一位沈阳籍的弟兄，相遇之后，因同在主爱中，于工作上曾有许多协助；适值神差遣烟台基督徒查经处一位弟兄，游行布道路经此地，遂留他住下，在租定的房子内，作当地教会的工作。

杨氏在这条路上所经过的地方，至扎兰屯（兴安）为止，在播下了真道的种子之后，就返回哈尔滨去了。后复在博克图、满洲里等处，均设立教会。

那时，在中国各地，正是圣灵大大动工的时候。在东北也普遍看到人们渴慕的心，如同已经耕耘过的田地，伫待普降甘霖和撒播好种。凡到一个地方，总有神奇妙的引导与安排，也总藉着祂所拣选的器皿，拯救一些人。一些弟兄姊妹，在过去显然是软弱的，与教会疏远，没有正常的肢体关系。但神差他去的时候，总遇到一些弟兄们起来，热心的服事主。在人的方面说，这是因

他们久处僻远，对于主道和主内弟兄，有陌生而熟识的亲爱，正如远归的旅子，被乡人热切接待一般；但如果超越理智的樊篱，我们可以看到是圣灵给他们饥渴慕义的心灵，也彰显祂奇妙的大能与工作。

沿松花江自哈尔滨至佳木斯，亦曾是他广阔的工场。他第一次循江而上的布道，是搭乘一艘平底江轮，沿途每至码头，则停逗一小时许，以便装货卸货，及客人登船或下岸。杨氏也不肯放过此一机会，即利用这段时间，登岸向人宣扬基督真道，分送福音单张，把自己压负在心的福音重担，稍稍卸下一些，使“没有出气之缝的盛酒之囊”，可以稍微舒畅。等到船将开行时，然后登舟俱航。当船在江面上轻轻地向前滑着，两岸景色明丽，峦拥螺青，波拖黛绿，微风拂着静静的水面；他站在甲板上，传道、唱歌，把基督向他们宣明，使这些同舟的旅伴，在达到岸上以前，可以得到救恩的福音；也可以使他们在生命之舟航到终程，面对面站在灵魂的主面前时，可以毫无惧怕、痛苦。

第一站的旅程，停在汤源，以后在此设有教会。至佳木斯，他仍是本过去的方式，首先开始街头布道工作。遇一内蒙古的信徒，开设一片极小的西药房，仅售普通药品及成药。地域的不同，并未使他们的交通发生悍格，反倒因受于一灵，用爱心热切接待；并即召集信徒及不信的人，前来听杨氏证道。以后租赁小房，设制桌凳，成为经常的福音工作，责任就落在这位弟兄身上。听而信从的，渐渐增多。几年后，庄稼的主又差遣工人前来，遂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

遵中东路东行，是乌吉密河设治局，后改珠河县。又遇到一

位开小药房的弟兄，与佳木斯的弟兄相似；此人系山东人，徐姓。有普通药品约二十种，贮于瓶中，摆设架上，听说生意不恶。初至寓于客栈，时相联系，后经商得他的同意，发书二箱存其肆中，有来购药及诊病者，徐即代为分送。过了几天，渐现功效，神两刃的利剑，刮开了人刚硬的心，竟陆续有人闻道愿相信归主，遂在徐氏房中，购买板凳，借地聚会，召人来听，由杨氏讲道。以后杨复他去，徐遂自己站起来讲道。及至杨氏第二次再往，见人数目多，就租三间房，专供聚会之用，并为福音及造就教导工作，延请专人负责。因归主人数历有增益，聚会场所仍感狭小不敷应用，对聚会的人渐难容纳。当地有一信徒，是一位地主，虽然受浸后，仍自吸食鸦片，欲戒不能；后因教会都为其大大祷告，神遂听允使脱离这一恶癖的捆绑，得以自由。此人蒙恩后，因见这教会需要情形有感动，就去问杨氏：“我有五六间房子，好不好奉献给教会聚会，不知是否愿意接受？”这对于蒙召的会众，正是切合需要，遂决定接纳。此房外邻马路，极为宽敞，院落也极广大，地距县衙不远；五间房以一间为会客谈道之所，一间为卧室，仅其余三间，即可容二百人左右聚会，可见出于神的工作，神必亲自预备一切，我们所信的不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么？千山的牛羊，万万的油河都是神的；丰富的矿产，无尽的宝藏都是神的。人可以看到在辽阔原野上无限蕴藏，那叫我们如何能相信这位慈爱的神，独忍心对祂自己的工作与儿女全不预备？为何神会漠不关爱，吝而不予？为何作主之工需要努力于捐钱募款的事务，如同沿门托钵的僧尼，挨户求讨的乞丐？何等可耻！何等可怜！如此作法除了羞辱主名，除了证明自己不是真正

属主之人而外，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效果！以后杨氏的二妹夫妇，被聘为珠河县教会传道，曾在这房子里住过。

自珠河复东行，到密山与开湖等地；复至马桥河八站，设立教会。起初是在一个信主的家中有家庭聚会，后因人众需要，遂以四百元购建（哈尔滨与当地教会，各负担二百元）一切都是合乎理想，筹划尽如自己定意假设，且有空地甚大，可以种植菜蔬谷物。

他的心灵中不时有新的“马其顿人呼声”，他的胸臆间不断地激荡着基督的大爱，他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燃不烬的爱火，卸不下的责任，和不能履满的救人灵魂传主福音的奇嗜。他为主的国度不断的开拓着疆土，不断地前征。

另一片陌生的工场，又在他面前展开。在上六站（小绥芬）的客栈中，他决定面对着魔鬼的权势，作同样的工作，让主耶稣基督的灵，亲自得胜捆绑那壮士，掳掠他的掳物。在街头布道当中，遇上了一位吕姓的同乡，颇为热切的接待他；那晚间随在吕氏商店的上阁楼讲道，第一天，就有吕氏为召集七十余人听讲，也有人当时悔改归向主。后随不得不另外租赁房屋，设备坐凳，五六年后，始完全具有教会组织。

在这些日子里，他经历了一件事，就是神的丰富，凡以祂信实为粮的，必得饱足。那时，杨氏月入仅二十元而已，这区区微资，只够路费之需；其他食宿之费，每至一地，往往有人会自动供给。用爱心接待他，“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人忽略了他的需要，人限制了他工作的深度，人没有为这孤军深入的远征者作好补给和粮糈，人没有为深入幽暗矿坑的人握紧绳子。但神

不忘记，神不忽略，神不误事！是人曾作过些什么事，使他们如此亲切呢？虽然如此，但若有从坐享肥甘的“同工”中，注意到在坚冰积雪中战士的温冷，送一寸皮、一两絮，该是如何地温馨，该使他得到多大的鼓励，在神面前该是何等可蒙纪念、得喜悦！

走、走，不停地向前走。在这一方面他是自由的，没有教区，没有边界，他活泼地孤军奋进着。行行复行行，循着通往丛山深处的道路，再往前行，就是寒葱河。那些在群壑环抱中间的小村庄，一簇簇三五家聚居，每隔里余，始见炊烟；迤迤二十里远的道路，居民仅六七十户而已。在这些安居无虑的民中，第一家相信的，是一董姓人家。董家每逢参加聚会，须步行数里，至车站，然后搭乘火车，到六十里以外的小绥芬聚会。即此一点岂不足以使推诿疲乏，无暇、路远、坐车不便的信徒愧煞！董家是一大家庭，这一蒙爱的人家，曾经接待杨氏，充分表露出他们的爱心。

从这里回到九站（木陵），当地有一韩国教会，曾邀杨氏前往讲道，是主的大爱，清除了国籍的界限，融化在相同的爱里。杨氏说：在他走遍了的全中国各地，就未曾见到过一间可以跟他们相比的教会，那里没有巍峨的大礼拜堂；他们的根基不是建立在金钱上、人情上，乃是建立在基督，以主的爱使人与人相联络，成为圣殿灵宫，他们真是立在基督、立在祷告上。这些人是避倭乱渡过鸭绿江来的流浪者，教会人数不过七八十人，却是真正的自立地方教会，（他们有一位传道人，全是无宗派，非受薪的，会友把十分之一的稻谷和金钱供给此传道人，不至缺乏。他

们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就有很多的人虔诚切切祷告。他便中曾踏到鸭绿江彼岸的韩国地界，那里教会，所见也是如此，有一二百人在黎明绝早祷告。所以在几十年前杨氏即确实断定，他们相信这些高丽人可以使他们高丽教会和国家复兴。没有一个人或教会，不藉着恒切祷告能得到真正的复兴；也没有一个人，或教会或国家，有恒切的祷告而能不复兴的。以前也曾有白俄的教会，接纳他同领主餐，热切的拥抱，同用一个杯传递分饮水葡萄汁，这些真显出“同领一个身体”，常不是徒然唱说而已。

自木陵，有支路至黎树镇矿区，在那黑暗地方，一些穷年兀兀的矿工，长岁见不到太阳的光明。杨氏深及矿层，在他们当中传述，使那些粗暴的、从不感到有宗教需要的人认识神，使“清晨的日光，从高大照临”他们。这些人，曾是“上流社会”的人，和那些舒卧“在象牙榻上，听消闲歌曲”的“宗教家”和“宗教绅士”们所忘怀，所不屑理会。被魔鬼捆绑的人；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满口秽言污语，每句话若不以咒骂开始，第二个字就一定叫你难以入耳；他们除了看到自己的同伴死亡，很难有人想到灵魂的结局与需要，这淡淡的印象，在他们忙碌的工作中，又被汨没，归于沉灭。但主的福音，使他们有大的改变，相信的人既多，就租一间房子，作为聚会之用。

当他税居在黎树镇的小客栈中，睡的是在数间大屋中两排长炕，中间又用单薄的板壁相隔，成一个个的小间。在这里，他的信心曾受到试炼。那时他困处荒村，孤单在疾病缠扰之下，因为没有“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就陷入孤身跌倒，没有同伴扶起的境遇。对面床上一位旅人，在这里受病困死了，便被负尸

委于沟壑中，饱豺狼、噬乌鸦，悄悄的消失，不再有人传送客乡的消息。这机会，魔鬼送的礼物来了。他曾想到自己，是否也将构成同一悲惨的结局，有谁向家人报告？一板之隔的另一面，住着一位沉缅在鸦片烟中的人，终夜不寐，吞云吐雾，并且找来女侍陪伴，阵阵烟味透壁，夹杂着喧笑褻言的声音，使这病中的旅人难以成眠，只得在永夜中祷告仰望神。这样的环境还能祷告，而却又不能不祷告！病中，不思饮食，要茶是有泡来的，尝之觉其味如油，亟思得凉拌粉皮，以清脾胃郁火，他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店主人，店主弄来的却是油腻黏碎的炒粉皮。但神的作为终于不能不在这里显明，神亲自抚摸医治，使祂的仆人不久痊愈。

回到马桥河途中，过上了坚冰厚雪，他自己背负着行李，在充满着皑皑积雪的路上，踉踉的悲凉的踏雪步行着，着足吱吱有声。心中喜乐的浪潮，翻腾着乐歌的音韵。他曾极重的咳嗽，但不知是病；虽然咳嗽，仍是勉强着讲道，以为寻常的伤风而已。在以后的肺部透视检查中，照片上才发现钙化的病灶。

牧师病了！这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自然是一件大事。于是，用蜂蜜炖鸡，以行进补调养，充分使人感觉到深醇的爱。在这机会，他们极自然地流露出亲切的情谊，他与他羊群之间，心密切契合，这是由于同一身体的敏锐的肢体感觉。这境况，岂是自以为什么都不缺，而失去起初爱心的老底嘉教会所梦想得到的？

从马桥河，杨氏曾回返哈尔滨，处理教会所积累的事务。这本来是应该使这久经劳累疾患的人获得一个休憩的机会了，但他



是没有休息的；只是以一堆堆更远为繁复的工作，治琴丝，理乱绪，排遣这匆匆逝去的岁月。

是一个奇寒的冬天，他从栗树镇乘公路汽车至密山。那真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但他却未感觉痛苦，因为在他主观的评价中，痛苦并不存在于患难的客观环境里。他们坐在敞开无蔽的货车上，如剑的凛冽北风，像是割透了厚厚的毡窝（毡鞋），划开了皮帽，砭刺着肌骨，一切的御寒设备，都失去了效用；使沸腾的血液，几乎结冰，使身体僵硬，几至冻得失去知觉。乘客们每呼车暂停，相率降车，跟在车后奔跑一段路，使血液奔流加快，以获得暂时的暖和，然后再行上车。一堆堆的积雪，遮盖着路面，整个世界，冰树银岳，迷迷茫茫，老旧的汽车，轮子上必须裹上铁锁链，才能勉强在极滑的雪地里行驶。每当下坡的时候，可以隐隐望见悬崖下，被雪薄薄地掩盖着的汽车残骸，那些旅人或许已永远不能活着到达他们所要去的的地方。在沿路上，此种破车不仅一见。

路穹远又逢坏天气，密山不是一日可及的路程。行至三锁通地方，住在半界河的客店里。傍晚，彤云依然覆盖着天空，风势稍杀，杨美斋居然又趁机在街旁传道。西山余照下，白雪映出光亮，这穿着拥肿冬服的人，召集了一群围着的听众。正在讲的当中，有一个可怜的恶人示每，在背后顺风扬动灰尘；感谢主的大能，护卫了祂的聚会。祂的仆人不不停地讲着，没有片刻休止，也未向他们诘问，凡这些听者，真都是进到了神面，也没有一个迷着眼睛，或是喧争扰乱，是“神的灵叫人安静”。

密山教会聚会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土房，但这不能断定教

会就是这样。就在这陋室和很少的人数下，这里的教会真是“同被建造，成为活石的灵宫”，基督丰盛的荣耀，充满居住在蒙召的会众里面，使他们有基督馨香膏油之气。在这里有一位虔诚的女信徒，赵姓，是自奉天海城长老会迁去的。有一天，她去见杨牧师，说是有李仁福家，本皈信佛教，但愿意听讲基督福音，杨氏遂即与俱往，以后靠着主的大能，夺取了那“壮士的家产”，他们全家都归向主耶稣基督。李仁福从前如何笃信虚假的佛教，如今更倍加笃信基督，“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但也就是由于李的见证，赵姊妹美好的德性，才像把三层天经历隐藏了十四年的保罗一样，被人知道。

李氏对杨牧师说：“赵姊妹真是「全县模范」，不但在教会中人人称道，在外邦人中也是有美好的名声，当地的政府就加给她这个荣衔。赵有丈夫，有儿女各一，自己既非受过高深的教育，也非素封之家，住的是土舍，穿的是粗布衣服，但却甚为洁净；当时东北本是甚脏的地方，垃圾芜秽，多堆积庭院中，林产既饶，烧柴也仅取树干修直之处，截下的枝叶，倾倒的马粪等，都堆在一起，惟他家整理得有条不紊，不染污垢，所教育的儿女，也都信主，温和有礼，对人恭敬。真是超过一切才德的女子，“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箴三一：30-31）她邻居夫妻失和，几至闹成离婚，赶往劝告好和，并时为恳切祷告，后遂和睦，不再要离婚了。”

这位姊妹的丈夫，原是“邪教”（自称“正教”之罗马天主

教，称“邪教”为宜)，品德败坏，性情粗暴。有一天，有卖圣经书籍的人经过，赵姊妹很欢喜的接待，为其预备菜饭：旋其夫归来，说是不应接待这种人；赵则一面温言劝解丈夫，一面向受窘辱的客人道歉，说是乃夫性情不好，乞恕请谅，以后她的丈夫也受感相信主耶稣。

密山信徒渐众，工作渐繁，又不久，就延请一位传道人，专意主持当地工作，照顾羊群。赵姊妹每周往找换下的旧衣服，代为洗濯，并且殷勤服侍。凡此诸多美德，非止一端。以后她感觉需要受浸，杨牧师见她既自愿受浸，便代为施浸；至时，她自裁洁白衣袍穿着。当她从水里上来之后，自己说是要拆作棉袍，等离世时穿着见主。言时平静安息，完全不是矫揉作态。

小绥芬有一对夫妇，抽鸦片成瘾，垂三十年，决志归主时，年纪都已老大，别人看他们戒绝这一榻横陈、对灯烧膏的生活，恐怕会瘾发命绝；但他们极具信心坚志，经过长时期的祷告，靠着主的能力，在花甲之暮年竟毅然戒绝，并把烟具缴送牧师，代为销毁。

珠河有常姓一家，全家本虔信佛教，以后杨氏向他们讲道，受主灵感，全家弟兄四五人及妻子儿女尽都相信。二弟热心传扬主名，儿、女、侄女也全部奉献作主工，传道引人归主。他更看见了果子结的果子，我们可以想见这对于勤作的园工该是何等快慰！

在哈尔滨市，有一个武百祥，原籍河北。来东北之后，初代人兑换钞纸，以博蝇头微利，继以负贩三块瓦皮帽子为业，以后始设厂自造。此人原无知识，但甚有才能，笃信神的应许，对事

奉神亦甚热心虔诚，蒙主恩眷，生意非常发达，自小贩出身，不二十年，及身建“大罗新百货公司”及“同记商场”，制帽、袜、化妆日用品等，规模极为阔敞，四层钢骨水泥大厦，全系自己设计绘图。四楼为礼拜堂，可容千数人。自己延聘牧师，成立教会，每至上日，停止营业，集合全体员工礼拜，自己为全部诗篇制作曲谱。以后员工多至四千余，经理即数十人，常派人赴欧美诸国考察。办学校二所，每至主日，自己徒步率学生成群，尾于其后，同赴敬拜主。武氏虽拥巨资，而自奉甚为俭约，衣中山装恒十年不易，从不坐车，安步缓履；其妻为富家婆，亦得躬自绩线作工。而独于神仆遇之甚厚，神仆凡信仰纯正，不视宗派，一律款接馈赠；凡属主工，不分彼此，一律尽力协助；教会需款肢体输献之外，不计多寡，完全负责，银圆成千论万，从无吝啬。彼时外国传道人只间有乘汽车者，武氏说：洋人牧师有坐汽车者，吾国牧师何可出无车！为置新大马车。彼时中国牧师从外国差会受薪有月仅八元，教员亦约略如之，但武氏请丁立美牧师牧会时，每月奉献银圆三百元，且为建新式住宅，备暖气，佣人二人，以免牧师之劳。还有一位牧师任职迄暮，双目失明，武氏奉三万元以瞻其老。每年十一奉献，积达数万，当地教会用之不尽，即默察神仆之忠心者，教会之需要者，地不分南北，人不问识否，径寄与之。于助学诸善行，尤不胜数。比及局势变易，武氏毅然撇弃事业财富一切，背起行囊，凭信心随主引导，传扬主十架福音。在近世教会的信徒，多吝财疏神十处处想得神祝福，前门赶出圣灵，后门迎入玛门，甘心作“彼列的儿女”，月入二十元的或则可以按十分之一奉献，月入二百万时就不肯奉献二十

万了。但武氏却能显出乐捐的厚恩，每月入息颇多，但始终无较，甘愿实行奉献什一，送入神库。兼能恤孤贫、爱弟兄。杨氏在哈时，曾应邀至彼处讲道，数与往还，知其人谦虚真诚。

在现代蒙召的会众中，若多有这些人，神国的福音一定可以不受拦阻的传开，我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讲话的时候，也就可以毫无羞愧。

杨氏在东北工作的期间，心不狭隘，与各教会间相处颇为融洽，同心兴旺主的福音。只忠于基督而不高举宗派、忠于宗派，从不划地自限，与人之间筑起墙垣横亘于中，固执宗派分门别户。他有广大的心，只求救人灵魂，荣主圣名。现今之信徒，竟有“热心”至为自己宗派布道禁食祈祷，而从不愿别的教会为主结果，主名得荣，主体增长者，宁不可怪！为此他曾联合哈尔滨各教会，请“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先生等，假信义会讲道——那时这位中国的“博士”，用洋文讲道，而由任团长的计志文传译国语。（因为宋氏还不会说北方通用的国语）但工作甚蒙神恩典，悔改得救者不少。后又联合请王明道先生，讲道一个礼拜。也曾约请韩凤岗等宣述主道。并与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原属信义会）丁立美牧师，互相讲道，彼此交通。其工作地域，除哈尔滨外，遍及中东、洮昂等铁路沿线，足迹纵横踏遍松江、龙江流经之地，且远及佳木斯市，遥赴穷边，至于俄、韩境陲。在每一走过的地方，他播下福音的种子；用一滴滴的汗和泪浇灌着、修理着，等待结出美好的果实。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值“九一八事变”，日军侵踞东北，时杨氏正在哈尔滨市，目击其他教会有的少年人被捉去、被

杀害，感谢神，保守了祂“蒙爱的城”，未受到迫害与蹂躏。

次年（一九三二年）夏，杨氏曾返里省亲，看顾自己家人，会值松江泛滥”不克返回东北工场，遂应烟台教会之请，往住会工作一月有余，后复至哈尔滨。

但他征东北十二年神所命定的工作时间，已经完毕。翌年，主的灵引导祂的仆人，辞别哈尔滨和东北教会，前往烟台。行前，东北教会的弟兄姊妹，自然许多人攀辕卧辙坚决挽留，但见他去意既决，就只好怀着悲凉的心，勉抑离绪，依依送别。杨氏把他们交托给神和能建立他们的恩惠之道，勉励他们谨防凶暴的豺狼和教会中说悖谬话引诱人的，使基督和祂丰盛的荣耀，因信住在心里，生发有根基的信心爱心，与成圣之人同得基业。但谁知在一年之后，神竟使他们在祂的爱里，再有四个月同聚呢？

促成这四个月重聚的是这样：

那时，蓝马丁已经返美，由一位加拿大牧师代理。当杨美斋接到哈尔滨教会执事的电报，经过祷告后，匆匆就道。赶至哈埠时，仅仅分别一年多的时间，教会已是风景犹是，人物已殊！其景象仿佛是拆毁到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住口蓬勃兴盛的气象，不知哪里去了；真如以利的年代和灯盏一样。纲纪绳检，荡逾已极，玛门的祭坛高高筑起，执事不能执事，正人无法安位，圣洁的信徒纷纷远引；两位传道人，领导着信徒买彩票，每人在庭中腌了一大缸咸菜，以便售卖图利，有一位竟被“居其上者”授意取代了司库的地位。

杨氏面临这些情景，正如同古代先知以斯拉（九、十章）尼希米（十三章）所遇到的一样，百废待举，谲奇纷纭。他只得重

新召集执事们，听取他们和信徒的意见，斥退了一位传教人，并对会众以主的爱劝勉训诫，使教会一切事工，仍返回圣经的轨道。四个月以后，杨氏见一切就绪，教会已逐渐清洁坚固，才再次向他们告辞。

于是。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爱东北。

## 把饼给贫穷的邻舍

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传道书·第十一章四、六节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当一九三二年，杨牧师返里一行，并应烟台浸会请，在那里停留了约一个月的时间。那时他就已经看出烟台教会的软弱。返回东北后，见那里教会根基已大致奠立，一时没有什么工作可作；而在祷告中，始终感觉对烟台的工作有托付，经过再祷告，清楚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就答允了烟台的恳邀，决定到这最需要的地方，来修补这神工上的“破口”。

第二年冬天，他已站在这破口上。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教会的事工：

一所烟台最大的礼拜堂，可容千五百人；现在除男女学生外，有二十多位教友冷冷落落的聚会。每周只主日开门礼拜一次。有执事一人。没有司库，由美藉中学校长（加牧师衔）自理。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

这所烟台浸信会，在当时已有三十年历史，设有颇具规模的男女中学各一所，由外国牧师与教士分任校长，并有附属小学。

他知道，什么是使这个教会受伤的原因；但他不愿更深地查



问这件事。他面对着这样一个荒凉的教会。正如被盗贼侵入破坏的羊圈，掳掠杀害后，只剩下几只疲弱患病的羊；操心危、虑患深，面临各样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困难，正如同从废墟棘丛中，建立一个新的工作，其困难情形，倍于开荒布道的事工。但他经过多次的祷告，靠着那加给他力量使能作万事的神，竭尽所能地忠心为主兴作。

首先，他须坚固那些剩下的教友，帮助疲弱的人；接着，在祷告上建立起坚固的堡垒，敌挡魔鬼一切的袭击，把整个教会的事工，托给信实的造化主，也是教会的元首。一次次的祷告，一次次的造就；劝勉信徒，不要以自己的愚拙，超过圣经的智慧，恒心遵守主道。果然，主大能的臂膀兴起，慢慢地可以看出，“在主内的劳苦，并非徒然的”。次年春间，随着大地春回，剥极复生，这所枯衰寒灰的教会，开始萌发绿色的生机，复苏向荣了。有五十多人受浸加在教会名册上，那些流离失散的羊群，渐渐也有回来的；从“没有石头建立在根基上”的情景，进到像是经过神恩雨的浇灌，渐渐蓬勃生长的地步。“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么？……虽然如此，你当刚强”。（该二：3—4）“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亚四：10）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人若肯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主即必成事。又谁知他是如何地“将粮食撒在水面上”，又是如何辛勤地耕耘灌溉，神才赐给这样的收成！许多人只看目前，就难免灰心失志，但若有足够的祷告，复有足够的勇气，一人振臂之呼，未始不能多有响应，振衰立颓。以利亚在迦密山祷告神荣彰显，众人闻言起而捉拿巴力先知，约拿单

二人得胜，众以色列民贾勇克敌；以笏一人吹角，多民景从，遂获胜利。何可趑趄瞻顾呢！

人数渐渐多了，他又让教会誉髦有恩赐的人，选出执事团体，结束了大局独当一人执事的境况，把神蒙召之会众的事务，托付他们；又选出忠心的司库，正式负起合理管理神家财物的责任。虽然，在当时也有些人“聚集敌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虽然，他们“叫号如狗围城绕行”，但得胜的基督，在这些事上彰显了祂的权能，如坚立所罗巴伯的手臂一样，使他“把线铉拉在根基上”，重新建立神自己的家。

在这年的夏天，杨氏默察当地需要，曾邀请烟台众教会的教牧和负责人，商议延请“伯特利布道团”，举行一全烟台的奋兴布道会。但当时当地的教牧们，正障蔽在成见的下面，对于邀请那位“疯狂布道家”——有些人以此称呼宋尚节先生——是颇持异议的；甚至在以后开始工作时，还有人把圣灵的大能，说是“被鬼附着的”，凭一己的肤浅判断，是何等的危险呢！

但杨氏在哈尔滨期间，曾有与他们共同的事工和联系，也深深地看到工作的果效，遂不得不力排众议，自行其是，决定单独邀请。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真智慧。夏间，“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聂子英、林景康、李道荣、计志文等五人，来到烟台，开始奋兴布道会。由宋尚节等每天讲道二次，可容一千五百余人的礼拜堂，竟远超过它所能容纳的，凡每一可坐可立的地方，都塞满了人，连讲台上也坐了约二百人。别的教会，虽然牧者们不赞成请宋氏等来此，但他们那些的羊群，不满足于教师们不饥不饱的讲道，各自纷纷来听。“小群”的领袖更是尽心尽性尽力的阻

止，危言大词，谆谆告诫，切切严防，竟控制不了他们的信徒，也相与俱来了。礼拜堂不但说满，该用“福杯满溢”的“溢”字，以至于后来者无法进去。讲道者竭尽心力，亦演亦说，时讲时唱，圣灵大大的作工，有许多的人，到台前痛哭流涕，认罪悔改。主也藉他的手，使病人得医治，行了神迹异能。这不但是一次全烟台都看得见的大复兴，这不仅是一次使多人得到救恩的布道；神使用了祂的仆人，使工作的果效，侵彻许多人灵魂的深处，并维持了长久，使烟台各教会组织了大布道团——李继圣初任副团长，后原任团长（一位美籍牧师）返国，遂由李氏继任——许多青年人，和一些困倦昏睡的基督徒，都纷纷奉献自己，开始了流动的大帐棚布道。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觉醒，伟大的热潮，振荡的波幅，震动了山东半岛，神真道的种子，在各处普遍的散播下，那“使它发芽生长的种”，也赐下阳光和秋雨春雨，使它在和风吹拂下，长成、结实，至于六十倍、百倍。

当他在烟台开展了神的工作，就回到原籍，举家迁来烟台居住。二弟则仍在家居住务农。那时他的老母已经得到了救恩，她欢然地看着她儿子在各处的工作，神所预定她作的和得到的都已完成；在喜乐中安然辞世安息。

在他的家里，神曾赐给他九个儿女，但祂却未使杨师母成为世人眼中“多子的乐母”。第一个儿子，死在他早年开始奉献生活的时候。以后因为他只着意在外拯救人的灵魂，而无暇扶犁后顾，照拂自己的妻孥；只顾得管理神的家，而不能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自己的家中；加以受薪微薄，除了自己勉强“靠福音养生”，维持艰苦的生活而外，家庭始终在长久的困顿之中。

大人们可以将就活下去就很好了，就没有办法使下一代的幼芽活得成了，结果多养而不育。当他把基督丰盛的救恩分给人家的時候，自己的家里却和贫乏结下了不解缘，甚至有三数次到当铺典当，却从不告人知。因了没有足够的钱财，仰事俯畜，注意到孩子的营养，疾病便随着穷困到来。六个孩子，像刚刚萌发不久的幼芽，未等到茁壮吐蕾，春华秋实，便在干旱的土地上，缓俱夭折了。

这些事情，相继地临到了这对常在忧患创痛中的夫妇。

剥夺，剥夺，新的创痕，压着旧的记忆。像乌斯地的约伯一样。撒但又向他伸手，要他的第七个孩子了。

举家迁来烟台后，他的大女儿和仅存的爱子好贤，在浸会学校读书，幼女好静，出世未久，尚在襁褓。忽然，大女儿染上了疾病。初病时，没有能深切注意；接着，杨氏又因收到哈尔滨教会的电报相促，无暇好好安排，就匆匆整装，泛渤海急趋东北去了。东北四个月后回来，女儿的病象已经极见严重，不得不到浸会医院去检查，医师说是肠结核——在当时的医药条件下，这是“绝症”，——他从医院得到的，正如一纸死亡的宣判，除了给予够多的刺激与失望外，不能给予任何有效的医疗与帮助——即令是最小的安慰。

既不能从人得到医治，只有藉着祷告把她交托给神，愿照祂的旨意成就；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多人为此代祷。当她在病病上又孱弱地度过四个月的时间——也是她最后留在世界上的全部时间——杨氏不得不打破他家从未有过雇佣的“向例”，请来一位老媪服侍她。当然，这不表示杨府生活水准的提高，这不是可

喜的，乃是可悲的，但神又使其成为可喜的。

一进到这家，使这位老媪堕入惊异的，是男女主人待她的和气，每餐必一同吃饭，非常体恤她，而不作无度的任使。她只有以客气与感谢，来接受这自认为“非分”的意外待遇。以后，男女主人对她传讲福音，她也有意无心的听着，自然还谈不到了解、接受。

病症一天天在他女儿的身上沉重，由沉疴渐至不起。为父母的心，如铅块沉降、沉降，直到水底。当至病危的时候，老媪问她：“你看见什么物事没有？”她在缠绵中回答：“我是信从主耶稣的人，哪会看见什么。”（按：当地俗传，人在病中看见狞恶的鬼魔来拘，就是不久于人世的预兆。）在夜里，她渐渐地气息微弱短促，频频喘息不定，脱去世上衰旧帐棚的时候到了。在弥留状态中，她泛着一丝愉悦地说：“主耶稣来了！”家人就告诉她说，既是主来接你，不要挣扎。于是，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安然地离开这曾旅居生活其中二十年的世界。

在她安葬后数日，老媪忽然向杨氏说：“我要信耶稣了！”这正是他们全家最愿意听到的话语。问她为什么，她说：“姑娘这样安静没有惧怕的死，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看见过。”因了她的相信，脱离了死亡的权势进入永生，使这家原来仅有的淡淡哀愁失去了，得到不少的安慰。他们不但确实知道女儿已经是一个真得重生的人，得以进入乐园；也为因她死的见证，使这在死亡中的人因信得生，满心感谢神奇妙的恩典。之后，这老媪且受浸完成了水的见证。

当时烟台的教会，已有相当长久的年代。虽然，在庚子拳乱

的时候，曾有不少忠心为主的殉道者，用他们生命的鲜血，播下了福音的种子；但这长成的枝叶绿荫，却未伸展到足够弘远的地方。近世以来，逼迫是没有了；而代以毒害倍犹过之的安逸。教会的福音，却成了一泓死水，在风平浪静一波不生的环境下发酵。牧者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主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间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结三四：3—6）

在一八八〇年左右，美国梅里士牧师，曾携带一小袋美国品种的大花生，交给平度一位牧师试植；约当同时，美国倪维思牧师，也移植来苹果、梨、葡萄，交给毓璜顶教会于志圣长老，在自己的园里栽种；到了那时，洋梨、洋葡萄、洋苹果，因因相传已成了华北遍植的“香蕉苹果”、“茄梨”、“玫瑰香葡萄”，有很多的中国人吃到这些美味；洋花生更几已遍及全国，成为外销颇盛的产品。连烟台“半艺学校”由洋人所传授的织花边、编草帽、草帽鞭等，也成了远销欧美南洋的驰名手工艺品。至于传来更久，仍被称为“洋教”的基督福音呢？却像是睡眠般的寂静；除了长老会曾在棲霞附近，开辟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外，烟台相近的地区，一直没有福音传过。而对于这些有洋葡萄、洋梨可吃，却吃不到生命之饼的饥饿中人，他们以见怪不怪的态度，漠然置之，从来未感到些微的不安，与心灵上的负担。

等到浩荡的大帐棚布道工作兴起，圣灵的大风吹过广阔的麦田，当地的乡村中，更显出“举目向田野观看，庄稼已经发白

了”的景象。“收割的时候到了”！

在“收割的工人”都还观望趑趄的时候，杨美斋听到了“庄稼的主”差遣的声音。他从注视、到遵行，忠心地在这项工作上服事主。而这时，有一些牧人，也许还在蝶庵岑寂，蓬榻于徐地酣睡无声呢！

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工作吧！向昏睡中的人们呼叫：“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趁着相近的时候，呼求祂！”莫要使悦纳的时候过了，他们当中若有人死亡，血该归到谁的身上？

一九三五年，牟平县莱山镇，设立起第一次开辟的乡村教会。那曾被雨水滋润——此地曾有帐棚布道——的田地上，是何等适宜种子生长！由于人们几乎是怀着普遍渴慕的心，杨氏在此地工作，奠下福音基石，比起在东北的开荒地、辟草莱、斩荆棘，自然是容易多了。越三年，信徒日众，原来为聚会之用而租的房子，已经不敷应用。信徒中，有人捐献基地一处，以供建造新堂之用。那时，日军早已侵占烟台市，莱山则为抗日游击队占据，身为一位传道人，虽非具有政治色彩，却要享受政治对峙的不便，往返穿越汉日边界，仿佛步履于虎齿槽间，然而驻军对于建造房屋的工作，竟毫无拦阻。烟台各教会，纷纷自动奉献所需用的金钱；各西方传教士，虽然无差会资助，也各自有捐款。一时买砖买瓦，买树取材，在各个肢体，自动尽力的工作下，可容二百多人同时聚会的房子，不日观成。另外有三间小房，以供安顿传道人及会客、接待谈道人之用。彭莲花生女士，曾住此工作。

在莱山工作顺利进展的第二年，杨氏又在福山县属的古县

镇，开始了福音工作。在租房传道聚会，已不能适合日益发展建立的教会时，必须自行筹建新堂，以免苦于狭隘。会值一郭元有弟兄来见，所有土地一亩一分愿意让售，取值仅六百元。价虽廉而地点却很适宜，杨氏遂即答允购买。虽然，在当时并没有钱，也看不出有任何可以得钱的可能，但杨氏却凭着信心作了这样的决定，并把一切仰望给厚赐各样美物的天父。就在南洋药房的主人（古县教会弟兄）垫付了价款一礼拜之后，一位来自黄县的美籍教士，因有感动竟适合的奉献了六百元，因得举以还欠。以后，遂有本地信徒及各处的奉献，源源而至，但距足够的数字尚远，也就鸠工庀材，预备开始兴造了。那时，正值驻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大事建筑工事，修作炮台堡垒，各处征集材料，拆用当地有名的古寺唐庙，很多人都以为在这时造房，最为不智，并且几乎是肯定的断言，那些堆积的材料必被征用无疑；连少数信徒，也为这批材料担心自危，但他凭着神的大能，奠下了第一块信心的基石，而神奇妙的工作，实在远超过人理智的测度，以后自兴工修建至竣工，总没有一些拦阻。刚告完成，却就遇着降雨，全镇的人无论信与不信，都认为希奇。这是一所很宽敞的房子，并另有客房及传道人使室。竣工之时，建筑诸费虽仍不敷二千元之巨，但不久即有人奉献清偿。丰富的神，真是直到今日，“在祂的圣山必有预备”。

之后，高曠的工作，也相继展开，请陈雅各弟兄担任传道。另外在蓬莱、福山两县边界处的坝角村，有一位弟兄愿意为兴旺福音的缘故，把他自己的房子借给教会，供聚会之用，不收租金，遂即也在那里张起福音的旗帜。



及后共军势张，烟台市郊各地，渐被占踞。坝角教会受到逼迫，房子也被征用。莱山则冥索圣经，用火焚烧，占住礼拜堂。彭莲生姊妹见工作即无法推行，遂在时穷势蹙之下，蒙神引导安返烟台。唯古县镇教会负责的陈姊妹，是一位寡妇，决意尽后的力量，维护神的群羊；当地有一位经商的弟兄，奉献二亩半地，可以暂靠收租维生，半亩庭院，则种菜植禾，不过在工作上，处处备受阻抑，这样能持续多久，就没有人知道了。至于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的身影面容，也没有人再见过。

虽然，如今狂风暴雨，震撼着神的教会，信奉这道的人，也都受着逼迫试炼；有形的、仪式的敬拜与聚会没有了，但“用心灵与诚实拜祂的”，却永不会从地上消灭。正如在亚哈的时代一样，神必“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与巴力亲嘴的”。

## 神国的路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二十一节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二节

当卢沟桥变起，日军侵华战幕正式展开，华北沿海各地，首先受到侵扰。烟台，这山东半岛的要港，不久即被攫占，沦入侵华军队的凶锋，成为祭朔犒羊。

人人都明显地看出，这一次风暴所带来的，将是未来教会的逼迫；但就在这时候，更快一步先来的，是更深的火样试炼，临到了神的仆人——杨美斋。是为了使他更清洁、坚固，预备在日正来近的患难中，作荣耀祂圣名的美好见证；也是为了祂众儿女的好处，使他有更深的经历，可以供应当代和后代的教会。

他唯一仅存的儿子好贤，在烟台读书三年之后，返回原籍家中与王爱惠女士结婚。杨氏于主持婚礼事毕，就返回烟台，好贤与爱惠伉俪同住了不久，即到黄县神学院就读去了。以后，爱惠也继去同校就读，不过彼此异地居处，极少见面而已。

好贤是一位清楚重生的青年，事奉主极为热心，曾被圣灵充满。次年，因为日军虽侵占烟台，而除了几个都市通邑而外，乡

村僻县，仍多为抗日游击队占据；乡间亦有小股匪徒，趁机活动。地方秩序未恢复，交通亦极不平静，所以神学未放暑假。当时胶东地区，道路阻绝，不得与家人见面。谁知，在世上的年日，他们就终生不能活着见面了，直到在神国里的日子。

在暑假期间，好贤感染了肠热病，经延请中医悉心调治，经过一段危险的期间，也就渐渐痊愈了。后来因为养护欠周，对于饮食未能多加注意，遂致旧疾再发，这次占药无效，不久就离开了世界。当时因黄县属于游击队势力范围，与陷区俨如敌国，不通邮电，从遭疾，到病终，他们家中都毫不知情。等到四天之后，黄县有位姜牧师来到烟台，才把这噩耗带给杨牧师。

这实在是一个够上顶坏的消息。九个女儿当中，这唯一长成的男丁，竟也被剥夺！当这个讯息进入他耳中时，真是每一个字像是一枚烧热的钢针，刺在他的心上，万分伤痛。而最难堪的，还是要勉强压抑着哀思，不敢把实况告诉孩子的母亲；如果可以恸哭宣泄，或者可以好一点，如果可以告知别人，也许可以稍得安慰，但他必须独自担当着这过于沉重的忧伤。翌日清早，他带着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好静，去看望好贤的“病”况。他们雇了一乘驮轿（俗称“擗子”，形似肩舆，用二骡背负，为一种原始的交通工具。）为了避免路上的拦阻，沿着海岸前行。离烟台甫三四十里，就进入兵燹后的荒僻路上，一个持枪的壮汉，出现在面前。当时，杨氏衣袋内有小日记簿、手电筒、和数元钱，匪搜取了手电及银钱之后，说一声“对不起”，就飘然引去，也没有其他更粗暴的行动。这已经被忧戚悲哀的思虑压伤的人，偏竟又遭遇着“盗贼的危险”。

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四合，他们一行遂在柳行村歇足。当地的教友，听说杨牧师来了，不肯放过机会，就在他宿歇的那家，召集了六七位本地信徒，请他主领一个聚会。我们可以想见他的讲道是在何种心情下讲的，那聚会的时间是在何种心情下过完。也许，一位过于吹求的弟兄或姊妹在想：“怎地今天牧师的讲道，好像有些心神不属？”这不是由于敷衍，也不是由于旅途的劳顿疲倦；但这困苦的世界，对于他，诚然是太使他厌倦、疲乏了！

第二天，趁早晓行，中午在黄县城西头的客店暂息。他特别嘱咐店家，多预备好的饭菜；在餐桌，向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频频举箸欢食，殷切地叮咛她们多吃一些。这不是他打破俭素的夙例，也不是庆祝骤得横财忽擢显职，乃是他预知在下一餐，即将看着饭菜吃不下了。他心中的事，人不知道。但这位比平时更加仁慈的父亲，自己所吃咽的又有多少呢？

饭罢，继箱走向黄县。下午四时，黄县神举院已经在望了：他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面对的悲哀事实。

首先，有神学的学生望见迎向前来，以一种困难的情态，竭力避免提到这件事。他们先走到教员江继耀的家里，在那里洗面饮水之后，稍事休息，他才告诉自己的妻子：“我们去看看好贤去吧！”等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不是在寝室里，而是由别人引领，进入神学楼下的一间教室——没有杨师母所预期的快乐、活泼，而是僵卧着气息全无，瞑不复视。

当他们在柩前停足时，母爱的激动使杨师母悲泣号恸，几至晕绝；爱惠在旁边也是哀哭；好静也跟着哭；唯有他心里像郁塞着许多悲哀，虽然极其难受，却没有哭。不知为什么，他请大家

选唱“昔在今在耶稣不改变”（新颂二八〇）是的，“自永远到永远，主的爱永不改变”，祂的爱向敬畏祂的人是永不改变，“祂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当时，赖教士和柯理培牧师（时任黄县神学校长，美籍）在旁，劝说：“让她们哭吧！”这实在是一件悲痛的事，她们又怎能不为自己的悲哀而哭泣呢！

柯理培牧师给他们找到一幢小房子。他就在这里度过两个多月的悲伤忧闷的日子，神也就在此向他显明祂的旨意。这小房，如同一座炼炉。

六十多天“死荫幽谷”的生活，黑夜漫长的痛苦，慢慢地从身上压过，“如同有人在背上扶犁而耕，且耕的犁沟甚长”。但更重的却是对神工作的不明白，心中的郁闷，和被神摈弃于大爱之外的感觉。他不接见任何人，有祷告，却没有感谢，只是一再的向神问“神啊！为何如此？”“神啊，为何使这事临到祢的仆人？”仿佛在房顶、在四壁，都画满了问号——他巴不得在主面前“辩明所行的”。别人劝慰的书信电报，所引用经言的安慰话，丝毫不能使他得安慰，反而徒增烦乱，“这些岂不是我早已知道的么？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他在忧伤当中，如在玛拉的拿俄米一样，向儿媳爱惠说：“起来，同你的娘家去吧！我可以给你路费，一切你可以完全自由。”但爱惠却抑悲回答：“好贤去世了，我就是好贤，我愿终身在你家服事你！”以后她会同娘家暂住，她母亲也是劝她改事别人，她遂免气转旧杨求，不复返去了。

当那时，圣灵曾在黄县大大作工，有多人被圣灵充满。有人说，张寒生也被圣灵充满，曾有一句钟仿佛已死，“被提”曾见到好贤，在一美好的园内，穿着洁白的衣服，生活佳善无比。他心中稍得安慰。

不过他对于圣灵的工作，自始全不注意，也就因以并无所知。在哈尔滨时，听人说山东圣灵工作很盛，并且缕述当时的情形。说方言、见异象、小孩子用方言讲道、翻方言，见到天堂和灵界的事，也有许多与圣灵浇灌俱来的神迹奇事。尽多完全合于圣经的圣灵工作，加上了自己成见，他就心中每断为错误，或想是出之于情感，深深为之难过，为这些人叹息不置。但圣灵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理智的判断，又有什么价值呢？

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界定与判断，他自始即以为主道是神圣庄严的一件事，必须持守肃穆谨严，决不可随意轻浮。所以他就对生活悬一鹄的，待人接物，庄重端正，修身缮性，诚实正直。并且心中每泛骄傲的意念：自以为与众不同，断非那些互相阿比延誉，丐脂润、乞路费的传道人可比；我原是有职有业的，非为衣食而传道；不是为稻粱谋，是神亲自拣选的，所以必须检点束身，敦品励行，免使人讥消，致主的名受到亏损。及至一九二九年回到山东，亲自见到人被圣灵充满的动作并工作的热心，心中就有些厌烦轻视，更为他们难过。一九三三年在烟台时，曾有经历过圣灵大能在他们身上作工的自由传道者经过，欲与之交谈，他也就因着成见而断然拒绝；有黄县浸会的王彼得，在烟台灵恩会讲道时，虽属同一宗信仰，还是拒绝！不请他来讲，是因为王某也有被制定“不合格”的圣灵大能之经验见证。

正值杨美斋自己关在小屋里，与神争论、摔跤的时候，也就是教会为他犯难，有不少人同心为他祷告的时候，求神再刚强祂的仆人，使他重新得力。

有一天夜里，杨氏得了一梦，情景在记忆里至为清晰，宛然如真。梦见王彼得与关寿松牧师。王在展纸写记录，关则坐在一旁，低头默祷。他遂问王彼得说：“我听到别人说：你传道时，每天行路六十里，有这事么？”王谦卑地应说：“有之，有时这样。”醒后，他甚感觉惊异。细反自己，平日时常反对人家，既是同作主仆人的，何可如此？就深深自责，愈想愈感觉是自己不对，愈想愈知己非；以后一件一件，余罪悉陈毕至；如因自己没有明显之罪，无恶行即自义自是，不谅解忘恩负义的人——其实正因人有不是，才用得着我饶恕，我如何不肯恕人？皆自承是罪；又如反对李常受等……李某于工作上时加妒嫉排抑，复因其五弟坚在浸会聚会，虽切劝婉商均不为动，不肯往“小群”受教，李乃问弟：“杨某用何法笼络你？”后诸技俱穷，即动以亲情：“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啊！”即使如此，李五弟依然始终不为所移。——虽则曲多在彼，但神仆既受基督之爱，膺主命宣道，高举十架，心中岂反可“不解怨”？……自成见已去，骤见“自我”之丑恶，深识自己面目，极感诸罪猬集，被圣灵光照，觉得自己由顶及踵，浑身上下，无一不是罪，无一完美；连那些平时自以为好得无比此的，也都成了难堪的罪，“都是污秽的衣服”，不知不觉在主面前深切认罪祷告。忽然见一异象，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鲜血从钉痕中一滴滴流下，心中对十字架无限爱慕，就亲吻十架；更感觉到全身异常轻松，众罪全被洗净，真有重担乍释

的快乐；多日对主没有感谢了，今夜他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欢乐感谢的声音。忽又觉一股巨大的热力，自上进入心中；感觉自己何其渺小，而主当我们作罪人、作仇敌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竟为我死了，主爱是何等伟大！因了他的热切爱主，也就愿因主的缘故，爱一切所不谅解的人，爱一切人类，真是没有一丝毫间杂，对每一个人都是没有隔膜的透明的爱。如此共持续一小时许。他遂不由己的大声赞美主，十分快乐；心中“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溢出来。口里也说方言，心灵中清楚明白，知道所说的都是感谢赞美主的话，口舌却不由自己，这种声音是和谐悦耳的语音，用理智知识听不懂，用灵却能明白，何等奇妙！正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临”，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心中涌起震荡的浪潮和新歌。

正当这时，他的声音把妻子惊醒，以为他是疯狂或是梦魇，用力把他按住。杨氏遂即说明原委，一同起来祷告。在他心内有声音说：“你孩子的死，是我所作的，于你有益处。”此问题既解决，完全没有疑惑，知道是圣灵所讲说的，就甘心顺服、交托，忧疑的冰山溶化了！对这件事全无牵挂怨尤，既然脱掉了，所以这二十多年来，作梦也从未梦见好贤。

先是，他原已写信给烟台教会，说是不再回去了；至此，才知道自己的愚昧，毫无异疑地再把自己奉献在主手里，随主引导，为主所用——不是出尔反尔，乃是出乎己反乎主了。于是仍然雇一乘驮轿，回转烟台。

为了要及早启程，夜间早起炊饭，天尚未曙，就戴着星星上路。沿途有游击队关卡，不时查检，麻烦不过。在程中，有一次



忽然驮轿翻身，幸有主保守，没有受伤。回到烟台后，他向主说：这真是不轻的一个遭遇啊！

好贤安葬在黄县。以后杨氏才知道，主的旨意奇妙难测，主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地之与天。好贤和其他孩子的死，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烟台处忧患中十多年之久，在那恶劣的境遇里，全不着急，安静领受主的恩典，为祂工作，一无挂虑，安然不至摇动。“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一七：8）以后在他们的家里，大家也常很平静地谈起这件事，每每感谢神，否则处在今日的环境中，穷困且不必说，一家流散，平添多少忧烦？何处安排？自然更不满安心为神工作了。

一位服务在烟台海关的信徒，名叫王正言，在五十余岁时，因为患胃癌，就住在毓璜顶医院。当杨氏去探望他时，王说：我唯独见了你，心中才得安慰。真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林后一：3-7）这样，王正言就在圣灵的平安中，安然离世。虽然，人目为不幸，但主的手是施慈爱的手，祂所作的尽都美好。“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神啊，我的盼望在乎祢！”因为“正直人在黑暗中，

有光向他发现。祂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

就此以后，对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他才有超过理智的认识，他诚然是被神的爱所浇灌过的；而神在他身上所作成的工作，是藉着苦难的时候。此后，对于在主爱里用爱心联络的肢体，他有敏锐的感觉；也得着分别诸灵的恩赐。

诚然，在属灵的生活中，他感觉到显著的不同。在黄县与回到烟台这段时间内，他实在领略到主的话“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的实际，对于一节圣经，时常反复回味吮尝，从其中吸取属灵的甜美与丰富的滋养，往往在一处，流连逾五分钟之久。

另外，他也深深地了解，什么是灵的工作，什么是出乎人言语的。就如前面所说神的仆人王彼得牧师，有一次当他讲道时，人的话语都失去了，他只是读出“神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约壹一：5）反复回读几篇，又唱了几遍短歌，这就是他所传的全部信息，接着，后来在祷告时，就有多多会众受感，进入神的光中。又如主使用祂的器皿郭鸿钧时，也是这样：面麻嘴歪，椎鲁不文，真是一个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在圣灵大能之下，满面荣光，灵力奋迅，有一段时间，如此人物竟与鼎鼎大名的“博士”宋尚节并驾齐驱，轮流担任讲员，一次上二小时，虽没有高言大智，却能流露出神活水的江河，滋润口渴的人。圣灵的工作就是如此。也唯“要追求圣灵充满”，才可以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当太平洋战争全面开始以后，在他的生活中，也显明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烟台的教会，由已是阴霾四合的境地，骤然进入

黑暗。

每一个礼拜堂的门口，在大战发生后的次日，即被封闭，钉上“大日本军管理”的木牌。不久，虽就恢复准许聚会，但各教会执事与教友，都不胜戒惧恐惧，像唯恐沾染瘟疫一样；即偶尔有人从门口经过，向里面望一眼，也如彼得在主被捉拿后“远远跟随”的情形：偷偷地张望，施施然去之，手上圣经自然就不敢携带了。以后秩序稍稍恢复，大家见并无损害，方始渐渐聚拢，到日本特务机关召集各教会负责人登记教友姓名及收缴照片时，册上有名只有老弱妇孺三四十人而已，虽则照片始终未缴，但名册到底是造送一份。

在日军占领烟台的最初期间，杨氏曾延请李继圣，主领教会的一次奋兴布道会。为时一周的聚会当中，他完全未能进去听讲，只是在外面应付日本特务人员相继不断的查问，由此可知当时的工作是如何的困难，要如何的谨慎，真是如同“敌人在路边暗设网罗”，但主却保守他不失脚，未曾陷入“捕鸟人的网罗”。

那时，教会处在层层辖制之下，特务机关、宪兵队、特务班，密切的注视着，几乎是动辄得咎。那些与杨氏同在主前事奉的各教会同工，有多人被捕受鞫。浸会礼拜堂的毗邻，就是日本宪兵队，入夜市声渐消，拷掠鞭挞之声，清晰可闻。若非主坚固他的信心，怎能不胆丧意消呢！不过，鞭打撈笞之刑，并未临到多人，只李某一人而已。因为自从福州一阵“离宗派运动”的风吹过，“小群”在多处滋生繁兴，仿佛是春暖燕归把种子衔来北方一般，也在烟台崛起。于是，继即展开了“交出来运动”。此运动云云，即是一连串的聚会，先讲述“虚空的虚空”，继即进

至使徒行传，当然不忽略亚拿尼亚撒非喇“私自留下几分”的恶果（徒五：）于是听者动容，大受感动，一一实行登记家产。有的缝纫维生，把全所有资产二部针车抬来教会奉献交出来，教会仍借给他一部，也还可以生存；有的连磨面粉的石磨也抬来交出，以后不知如何竟说：不得了，“耶稣”比日本军还厉害呢！就悬梁自尽，了其余生。简单说来，“运动”使“教会代表人”增加了满筐盈箱的金银，也带来了苦难，在吊打酷刑之后，不得不如数吐出，悉入日人之手，以后也就完事。可见资财增添非福，特别是传道人，更宜戒之，真是“虚空的虚空”！至于杨氏自己无累，虽未被系狱，但无异于囚在一个大的监狱里，时时被传去问话，也时时有被监禁甚至杀害的可能。每当传讯时，他心中虽然往往有些害怕畏惧；但经过祷告之后，就能坦然前往，在死亡的边缘上，而对着凌厉的讯问，简直是无法思量当说的话，唯有“主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使他不让把柄落在敌人手中，也不让他的仆人被捆绑。后来他才知道，有日本特务机关所派的特务二人，日夜窥察刺探数年之久；在聚会时，更常有特务人员厕身其间，当跪下在天父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出去了。

当教会陷于试炼当中，遭受狂风暴雨的吹打和溅洗的时候，才显露出真道的根基，在信徒的心中是如何浅薄！未能成为溪水旁扎根深的树，难免枯干叶子。烟台一栋栋巍峨的教堂，依然屹立雄峙，没有动摇摧毁；但教会的根基，却是分崩离析，荒凉不堪。信徒像寥落的晨星，秋老的树叶，雇工也撒下不是自己的羊逃走，离开各各他的道路，如同昔日翬飞角仰的宫殿，而今鞠为

茂草了！

就在这时，神要如银匠在炉中熬炼渣滓，考验站在自己一边，挺峙敌人攻击之下的，究有几人。

杨氏在教会情势日困月蹙之下——在本质上说，经济情形一向如此，这不过是一个显明，揭去包裹在外面的锦覆罢了——召集了一次同工的聚会，计议今后工作的前途。杨氏沉重严肃地站在众人面前主持这个不愉快的会，虽不愿，却不得不如此。他如同在基列山下哈律泉旁的基甸一样（士七章），告诉他们“凡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他说：

「我们不是都说要走信心道路，也盼望有这一天临到么？现在，就是现在，是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时候！从现在起，差会不能再帮助我们，也看不出任何从人得帮助的可能；大家可以凭神的引导，走这条艰苦的道路，也可随意回去，有家累的也可以回去！」

狂风、阴云、险恶的局面，艰难、困苦、崎岖的道路！大家心中盘算，彼此看望，在盱衡时势，权轻重、详安危之下，一个一个的走出了这个十字架的屋顶之下。只有彭莲生姊妹、古县教会的陈姊妹、孙姊妹、杨美斋自己，这四个人是教会中的小群，也是所有留下面对着米甸人威势的全部。

从这时起，以至烟台光复，整整十个年头的岁月，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度过。教会从奉献箱所得到的奉献款项，不够杂项开支，更谈不到供给传道人和他们家属的需用了。于是，他就从家中翻箱底、倾敝篋，找出些旧衣物来，让妻子拿到街头去卖；自己也有时抱着衣物，出入当铺和估衣肆。虽然如此，心中仍满有

喜乐；感谢主！祂还使我有这些东西，可以典质维生。

至于生活方面，他一向是不问丰俭，不择衣食，安于中国传道人应有的贫困生活。许多中国传道人，好像除了传扬真道的责任以外，还有一个受穷的责任。即使在情势稍优于今日的时候，也是几乎与丰足绝缘的，视别人——也许是同作主工的役人者——一尽奢尽欲，如同王侯；自己对于塵肆间的美物，也不过只是看几遍、问一声。现在情形更走下坡，家中吃的，经常是腌咸菜、苞米面窝窝头。除此而外，餐桌穷年不见别的食物。寢息则拥破被败絮，勉无冻馁而已。有时，本教会的信徒，也会送点食粮来，但是苞米多已被虫蛀尽，先人而享受了，掬之甚轻，摇之如铃；苞米面也是陈年宿货，米虫在其中结网，引之如练，食之辛辣。女主人收到这种虫子食余的东西，总是攒眉哭脸的拿给他看，问他这如何能吃？杨氏总是夷然对之，说：“这既是人家奉献的，总应该想法吃了它！”其实她不用问的，不吃又如何？吃尽了人间酸辣苦的人，还怕这点？对！吃了它，吃了它！就这样，他们过着以利亚在基立溪边的生活，从乌鸦口中接受神的供应。虽然含垢忍尤，遭闵受侮，还是感主不替。

正如在历史上局势板荡之秋，才显出疾风劲草的忠盖之臣；照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教会欣欣向荣，都愿从事宗教的消闲活动，也好得点利益，全会众大都能同显爱心，愿涌进神的国度。但在教会遭际因厄的阳九之运时，才能显出属神的人的真正爱心，和坚固不移的忠诚。

这时，有一位“假先知”，曾对杨氏及众教会的神仆，作满有爱心的供应。这位“假先知”倒不是残暴的豺狼，而是里外一

致，同归一个羊群的羔羊。“假先知”的事是这样的：

其人姓杨，名玉堂，山东省寿光县人。原属浸信会，在杨氏到烟台之先，就因遭受反对而离开；以后差不多相继遍历烟台的教会，都因不能与他们同奔那路，多人对他“就以为怪”，因此，膺“假先知”的徽号，处处遭受反对，遂愈走道路愈窄，却又不能离开神，此一家人，以至只能在家庭聚会。但他对于众教会的信徒，仍以爱心接待。以后杨氏来此，在浸会请黄县董纪亭讲道时，他的儿女悲曾往听讲。复以与杨氏洽谈，感觉听惯了他们父亲的讲道之后，也愿接受较为丰盛的真理，因而回家劝他们的父亲也来聚会。“假先知”并不深闭固拒，以“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之后，就能“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由于心思意念的相同，遂即重行加入浸信会，与美斋一同事奉神。这是杨氏与“假先知”合作的始末。此人很会看顾神的仆人，每次为牧师送来的小麦及小米，都是上好洁净的；所送的钱，也都是崭新的纸币。并且常说：我们既是甘心向神奉献，就必须是美好完全没有瑕疵的，决不能拿弃不足惜的东西来。每一同祷告，就流泪，充分显明坚定而真诚的爱心。对其他的神仆，也是能如此看顾；对于穷苦的弟兄姊妹，婚丧用度也都帮助。直到主带领他的仆人离开烟台。

另外有一位在日军逼迫之下信主的患难中的果子，对于十架有确定的信仰与爱慕。每次送肉送鱼，供给杨氏；因其以制皮鞋为业，又作皮鞋四双奉献——杨氏与彭、陈、孙姊妹各得一双。他虽识字无多，但在事奉上甚为热心；那时，因为经费的匮乏，看堂人早已辞了，就授以鱼钥，每逢礼拜六，准来开门洒扫，极

尽辛勤实在，负责清洁工作，数年不辍。

烟台众教会当时所遭遇的情形，差不多都是一样。内地会的英籍牧师走后，就由谭华川弟兄负责，时常请陈瑞庭牧师及杨牧师前往讲道，也是能献出“乐捐的厚恩”，把新的钱钞和美好的物品，供给杨氏及其他的同工。

原由陈瑞庭氏所领的烟台查经处，境况亦至艰难。由于李明萱的改行，沈氏他去，另外一位同工苗子久，（曾于黄县神学任教，他过人之处是对神的话的熟练，全部新旧约圣经，可以一一背诵，不会错误。）如今亦已离世，就只剩下陈瑞庭孤身一人。原来的房子，为一信徒奉献，以后此人移志，入“群”之后，经人授意就硬要把房讨回，献与“小群”，立心拆毁此工作。陈淡然还屋迁让，并不争较。结果那屋后来竟被日军征用。陈氏房子也没有了，只得另觅较小的房屋，每日二餐，为主受苦，祈祷忧国，蓄须不剃，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因此，陈与杨氏交互讲道，同心事奉。至于弟兄会、长老会等工作，无不是一片荒凉景象。诚然，众教会都处在逼迫之下，但神却使祂超界限的真教会更坚固、更真实；在人看为黯淡没有光采的时候，有着空前亲密的团契。原来被严密分离的“宗派”，已不复存在，互相供应，互相服事；他们也都曾供给杨氏肉身的需要，“使撒种的有粮”。

虽在穷乏之中，因了神的恩典，杨氏仍然不为世上的财物打算，只是为主的事工劳力。有些教会——不止是在过去，不止是在烟台，也是在各处、在各时，今且有愈趋于烈之势——只是竭力注意世物的取得，笼络富人入会，但他却并不如此，有些财主们因为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走了，也不觉得可惜，因



为他们就教会与造就信徒，两无裨益。就如当时的海关税务司王文举，应该是教堂中欢迎之不暇的人物，王本人既是圣公会的信徒，虽来常听道，也不勉强他受浸加入浸信会（后王氏在一九四九年在台受浸）；王妻欲受浸，反而让她等到四五个月之久，见确已重生，才为之施浸。

信徒在爱主事奉的事工上，并非是每一人相同，乃是各有所异，因为各人的环境与主的恩赐，互有分别。有的人有祷告的恩赐，也有讲道、医病等，有如杨玉堂是在爱心上显明主的恩典。烟台有一位徐福生弟兄，故盐运使公子，原是经营商业（现已奉献为边荒布道工作），因了自己不能专于祈祷传道为事，就奉献财物，支持神的事工，使神的仆人不为衣食劳心，如亚伦、户珥扶持摩西的手臂，使杖高举一样。他不但自己众多的财富用在这上面，复在青岛奔走劝请烟台避居的信徒，注意这项工作，以所奉献的款项，暗地汇往烟台，接济教会，补足他们的亏欠。在合宜的支配下，杨氏和其他在烟台的同工，都曾得到益处。以后也与其他弟兄姊妹，支持中华布道团的事工，并参加工作。但现在举目斯世，许多在财物上富足的信徒，在信心爱心的品行上，却贫乏的可怜，只知在世上积攒财宝，而不知道注意永存的帐幕，把主托他管理的财物，用在主的事工上。现在，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有这种恩赐的人，是何等的少呢！

一九四七年秋间，国军部队收复烟台。二个月后，市面秩序渐次恢复，杨氏也曾办理过美援救济物资发放事宜。旋往青岛，看望以前烟台的信徒，并在张教士家有一个聚会。约住了两个多月，在岁将云暮时返回烟台。

当烟台教会处于逆境，差会走，信徒散的情况下，传道人必须“在争战中显出勇力”，竭力死守，保守被围困的城；现在，神已给开路了，他可以走了。

他在祷告中，蒙神引导；也藉着祷告，把教会的事工交托神。然后稍事摒挡，另请二位同工，继续事工，辞别了在此服事十五年的教会，举家迁往青岛。

当时，因为军运频繁，登记搭船很是困难。适值有一小轮，自天津装煤赴青过埠，有驻军一营欲征用搭载前往青岛，以人数过多，再加装备粮株眷属，已超过安全限度，恐发生危险，几经交涉，准免征用；唯亦不准近岸载客。有在海关服务的一位苏先生，向杨氏提起此事，经允杨一家破例购票，自海关码头乘查缉艇上船，另有一位主内姊妹同行。登轮后，因为全船再无其他乘客，虽然买的是三等客票，也可以移住头等客舱，真是意外的恩典，随一路平安抵达青岛，满有喜乐地感谢主的预备。

上岸时，因了青岛的弟兄姊妹早已得信，遂集岸边迎接，住在差会所租的房子；唯因各处皆告人满，全家住在一牛棚中。他心中想到：主耶稣是尊贵的神子，为世人从天降世受苦，生在客店马棚，我竟也能为主尝到这受苦的滋味，真是甘美无比，虽然别人华屋美室，也就怡然。

时值冬令，严寒侵入，住在牛棚中，其味可知。既无门窗可以御风寒，就挂几条麻袋权为掩蔽。主又预备赵姊妹的床，正苦妩处寄存，便暂借来使用。之后，有也别的弟兄他迁，他才算是获得一间寄居的房子。

当他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的时候，主在他身上剥夺、剥

夺，房舍田产没有了，钱财没有了，儿女没有了；除了生命以外，在地上已经再没有可损失的。

后来他自己也知道：没有就不会执着，不贪就不会得，无所得也就无所失。而且失去财物，也是有福的；因为曾使他免去患难，不至于“吃他的肉如同火烧”。

他失去了地上的一切，却在天上积蓄了不能朽坏的财宝；是为为主尽心信祂之人所预备的美好基业。

因此，在“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効力”的时候，他仍是以神为自己的力量，靠神的救恩喜乐。

## 在新的道路上

要离开你们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约书亚记·第三章三、四节

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吓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

一九四八年初春，杨氏从张教士处接到全国浸联会的一函一电，在上海召开边疆布道会议，于是遂自青岛乘船抵达上海。由于这次会中的决定，杨氏前往台湾，察看工场，相机展开工作。系于神奇妙的安排，在虹口遇见以前烟台的郭元有弟兄，就是卖地给古县教会作礼拜堂建筑基地的那人，在开设一家小俄国茶馆，约有可容十余张桌子的铺面。客地遇旧，自然极为欢喜。

那时，他见簇翠飞红，妃青俪白的春朝，正是农作季节；他也如辛勤的农夫一样，尽意耘耕，处处留意着可以播下福音种子的田地。虹口一带，商廛繁聚，人烟稠集，但却缺乏传播福音的礼拜堂。许多人每日奔竞，在市场上，以空虚的钱财买着空虚，却不得人去为他们摆设“福音的筵席”，邀请他们赴席。

杨氏与郭互诉别言之后，便建议在郭氏楼上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店内有现成的凳子，搬上楼去供聚会使用，散会后也不影响餐馆的生意。言定次日主日，就开始聚会。但杨氏已经定好赴台湾的船票，不便改期，便转请上海神学院院长柯理培牧师前往主

领，有郭氏在附近邀约的二三十人一同聚集。以后人数渐渐增多，楼上已经坐不下了，这位爱主的门徒，就甘愿牺牲礼拜天最盛的生意，休业在饭店中聚会；六天备肉身食物，主日设属灵筵席，何其奇妙！主也看顾郭为祂所作的，因信心补足郭的损失。

山不能阻止他的前途，他踏着苦难山峰的脊背走过，使它成为道路，海是陆地的尽头，却不是这位福音使者疆域的极界。并没有准备，杨氏又是一次的孤身乘样桴海——远航台湾。及诞彼岸，就由基隆到台北。

乍到台北，人地生疏，他就依照在上海别人所对他说的，往台北招待所投宿。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告诉他，那里已无空处；杨氏请为介绍别的旅社时，他们告以可往铁路饭店。及至彼处也正是客满；随手检视旅客登记簿时，却发现浸联会女传道会的干事凌教士和吴教士在焉，不过问询之后，知己迁住台北招待所了。原来她们是来台游历，曾在铁路饭店暂住，后经介绍住于台北招待所的。当她们接到了电话，放下话筒不久，就驱车来迎了，为杨氏在该所另辟一室居住。

安顿下榻不久，他就出去略略游历淡水、基隆等地，顺便分送福音单张。

凌吴二敬士旋即离台返沪，把这岛上的二位基督徒——张彼得、马棣声介绍给他。还有招待所主任李百忍，也是昆明的一位基督徒，当杨氏问及在台北主日敬拜的地方时，仅只有国语礼拜堂一所。他去聚会时，见到了张彼得（时为该堂牧师）及马棣声，后遂在新生南路马寓阔始家庭聚会，人数达三十余人，每礼拜二举行。

马氏当时正值赋闲家居，有的是时间，遂相偕环岛看了一遍，见沿途的教会，多昏昏沉沉，没有积极向外扩展；国语福音工作，则更为缺乏。已经是七八月的盛夏了，为何还是一付冬眠景象呢？

是年秋，马氏由慕道而正式受浸，由广州浸会中学徐松石校长施浸。十月，明俊德教士也来一湾，原拟在小山北路觅以聚禽的房屋，遂成明之住宅。

不久，浸联会开会时，杨氏又去上海，被选为边疆布道会干事。他因为看到台湾需要福音，竭力不愿留沪工作。人虽去了，他的一颗心已留在台湾。

他既决定在台工作，就必需把羁留青岛的眷属接运南来，而在青除息女年十余岁而外；就是老妻寡媳，这三人都不能移家买棹。幸有在台北招待所得识同住一位工先生，两托共所属公司在青岛的总经理，向熟识的船行代为买票，又复照料登船，所以能于杨氏返沪时在彼会面，全不费些微周章，这又是神奇妙的引导。

上海提篮桥郭元有处的教会，在柯理培氏的带领培养浇灌下，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渐渐茁壮。杨氏又在那里继续作工二三个月，乃更大蒙建立，人数逐渐增多，共有一百多人，每次聚会，都拥挤不下。在当时，若要另找一所合适的房子，是十分困难；但主在对街不远的巷内，安排了一幢三层楼房，房子既宽敞，且有煤气设备，距原来聚会的地方又近，附近的人移此聚会，全无不便。原来系希腊教所租用，最近始行退租，遂由杨氏商请浸会差会，以二千美元顶让，楼下办幼稚园，二楼礼拜，三

楼查经住人，都甚便利。乃由提篮桥这个新长成的教会自行奉献款项，稍事修饬增华，制作家俱设备，延请传道人，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农历元正开堂。当时，由于军事形势转劣，上海人心浮动不定，但主的工作仍被建立。

新正初三，杨氏举家登中兴轮，浮海播迁台湾。当购票时，售票人员推托委蛇。道是二等客票已售罄，统舱犹须挨号，能否买到事在未定。幸好王文举适在前数月调任海关查缉税务司，代为电话关照，遂得平安成行。当工厂商业纷纷疏运，人员眷属皇皇避居之际参码头船机都甚拥挤，人口行李，主都保护。得神如此眷顾恩典，真是不易。

在上海乘船，经过了三十六小时的海程，在另一块新的陆地上登陆。船抵基隆之日，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

有马棣声在码头伫迎，接待杨氏全家暂住在其台北家中，近二个月的时间，直到神预备仁爱路的房屋。

台北市仁爱路二段二十五巷内（杭州南路一段七七巷二九号）有一幢颇为阔敞的日式木屋，是杨氏在台湾最早开始工作的地方，也是浸会在台的第一座礼拜堂。那时，除了几位福建人，成立台北国语礼拜堂之外，台北或台湾其他各地，都还没有从中国大陆上来设立的教会。这幢房子，是杨氏前此来台时，即托由马棣声氏开始进行，直至这年四月杪，才完成让与手续。当修理工竣，除去室内龕中的偶像，去掉钟形窗户，圻饰更新的时候，这房屋才成为神蒙召的会众聚会敬拜的所在。

九月间，他又赴高雄左营，访晤吴教士，并在她的寓所与王高慕理姊妹家中，领聚会一周。不料，当在夜暗中行走崎岖的道

路时，失足折断了左脚腕。当晚，虽然极为疼痛，他仍忍受着苦楚，坐在台上领完了聚会。以后由王兆宁护持送返台北。在病床上躺卧安息半年多的时间，使他更认识神和祂的大爱。原来在台湾工场上的同工中，有一位外籍教士，信仰上是纯正的，但个性颇强，虽未至“以民为刍狗”，但确也有颐指气使的主子性向与习惯。杨氏不是食嗟来之食的人，所以相处有时不免意见相左，不大融洽。为这，他有脱离现工场以求清净的意思。至此，他也清楚知道神要他在台工作的旨意，并且愿意顺从到底。人肯放下自己意见，神也在这功课上得到满意，未久，这作难的事也就给挪开了。他感谢、顺服，以至于病未痊愈时，也勉强撑持坐在讲台上，宣扬神的真理。

在神给他存留的最后一个孩子——幼女好静身上，神也曾试验祂的仆人。缠绵榻上二年多的肺病，投药置石，犹如酌勺浆于沧海，中西并治，全无效验，终至形销骨立。魔鬼狂吼狞笑，祂的气焰好似那么的盛、它的权势好像还不会衰败，神却如同掩面不看顾这一家了。但当这老父把她仰望交托给神，愿意在摩利亚山的磐石上，如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完全听从主旨成就时，神又显明祂的慈爱和医治的大能，使她从死亡的境地转回。这是一项奇迹，使她作见证神慈爱的信心羊羔，在老年的父亲面前，欢乐跳跃。

神托付他从对岸带来的种子，播在这新的土地上，已经发芽、茁长、成为大树，开花结果；曾从他手里接受灵奶和饼的神学院的学生，已经在各地教会担负起神的事工。这老人宏亮的声音，仍然可以听见，在各处的讲台上，直到神定的时候。



一个人，他肯忠心圣洁的活在主面前，肯为人舍己，肯在福音的事工上服事别人；他的生命和感力，就存于那些人中间，永远不止息，永远地存在、普及、延长。

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对往古与现在的每一个门徒说的。起来！穿上鞋子，拿起杖，背起十字架，为主的托付奔走劳碌，同得那“美好的果效”，“积蓄五谷到永生”！

海不是福音的极界，山不能阻止前进的道路，全地都是我们的工场。

这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主所愿意的么”？

## 夕阳那边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八节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三节

杨牧师终于病了。许多人感到意外，但你如了解他在过去境况的人，就不必感到意外了。想想看，数十年的艰辛生活，工作过于繁重，营养偏又贫乏，就是牛也会倒下去，若不是神的大能覆庇他，这无油的灯芯，早就该燃枯化灰，息了他生命的光焰。

到台湾之后，物质生活虽有些微的改善，但在这家庭中，连洋人用以食犬犹嫌的牛乳鸡蛋，仍然被视为奢侈品。这人真是一生与享受无份，与苦难结缘。在外形看来，这几年他衰老的很快，再加上心灵的沉重，说不出的苦。交织成他寝疾的原因。

起初，只是涨发高热，有时消退，但从他迅速的瘦减、身心的疲惫看来，这病确是不轻，于是他被送进了医院。在 X 光胸腔透视时，才发现肺部曾有钙化了的病灶，这是以前在东北工作感受肺炎的痕记。新的疾病经诊断检查后，则被确定为肝病。

病榻上经过一段长的日子，尚未完全恢复就不得不返家休养。等到稍为痊可，又再起来工作。这时，在台北市中正路一五五九号的新礼拜堂早已建成并开始使用，但也有些新的困难与之俱来。还有教会人数一多，品流难免芜杂，有的为了某种目的而来；又有人作了邪恶的贩子，运来了“舶来品”的不信派信仰，夹杂在理学、哲学里面出卖害人；还有人对着主人摇尾乞怜，对会友用押沙龙的手段拉拢，引人归己，制造势力、纷争。凡此种种，岂能使这位牧者不为之伤心？他必须持守纯正，并保守教会信仰，以使之逐渐成长，岂能叫他忍心不顾那些对危机懵然无觉的羊群？

于是，他不能再躺在床上，他起来继续工作，他不能卸下战斗，不能卸下责任，不能不关怀神所托付的。结果，又病倒了。一次、两次、三次，越来越不易恢复了。纯绵四、五年的时间：就这样朝晖夕阴，如同风云变易。

在这期间中，他的儿媳爱惠，真是极尽孝道，竭力服侍。她的心情，随着老人的病况而起伏，好转时，就得以轻松些，面上开朗些；转重时，她心就低沉，面上也变为阴霾，直到老人离开世界，她心力交瘁。

在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人心险诈，世情奸恶。有的人不再来奔走杨门了，有的人显出虚伪，脱下羊皮。

有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并非是“羡慕善工”——就来大显殷勤。杨氏住院时，伴同前往，降车入室，均扶掖将持，显明满有爱心。后来又经人亲自向杨说项，杨氏当面率直拒绝：那人因某种事件，不合于继续我的工作！以后，当然不会再有这

位表演爱心的人，在他周围现形了。也许是太难忍耐，等得不耐烦了吧！那人就向主其事者——一位有耳朵没有眼睛的好人——建议，体念杨某年老，心力衰惫，不如叫他到乡下小布道所去作牧师，另给他盖间小屋居住，一方面休养。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不但占有了教会，且接受了牧师住宅。后来谁知神又亲自伸手作了一件事，使此人的机心妙策归于幻灭。祂“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

人等待那时候，却不来到，但神有祂自己合适的时候，召祂的仆人息了世上的劳苦，归返天家。

在一次杨氏间歇性的病愈时期中，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他亲自携着女儿好静，到礼拜堂庄严的坛前，完成了婚礼，他亲自眼见这件事的完成。新郎润生李树泽，即是曾接待他的那位同邑医生李玉山的儿子，他知道离世的日子到了十在世最后一段的日子中，对于身后一切事也已有概略的安排。他一无牵挂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是一个风雨凄其的阴寒天气，杨氏情况突起显著变化；延至翌日（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四十分许，他终于闭上了眼睛，真正的安息了。临去之时，口中声音微弱，轻语可闻：“去吧！快……走吧！”就这样去了。他走完了最后的路程，离开了这个在其间作客旅七十三年，叫他受苦的世界，进到主的面前。

夕阳落下了，但他将在未来的早晨带着更大的荣耀升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将在荣耀中复活。

二月二十五日，杨氏遗体暂葬于台北县新店镇碧潭之隈的一座小山上。在葬礼中，柯理培博士用真挚的感情说：“这是神的

仆人杨美斋牧师，我多年的同工、老朋友，一位一生忠心事主的人，安葬在此，等候主再来复活被提见主。”

诚如仁爱堂的挽联所云：

五十载事主献身历遍东南西北扬公义传福音备极辛劳修满灵程回乐土

千万人蒙恩牧养算来男女老幼吊遗容仰圣业同申爱戴欣携善果到天家